

唐人說薈

濟蒼題籤







瀟湘錄

唐 李隱撰

高宗承祧後多患頭風。召醫於四方。終不可療。有一宮人。忽自陳世業醫術。請修合藥餌。高宗初未之信。及堅論奏。遂令宦者監之。修藥宮人開坎作約爐。穿地方深一尺。忽有蝦蟆亂出。如黃金色。背上有朱書武字。宮人不敢匿其事。乃進於上。高宗不曉其兆。遽命放於後苑池內。宮人遂別擇地穿約爐。方深一二尺。復得前金色蝦蟆。又聞於上。上惡之。以為不祥。命殺而棄焉。至夜其修約宮人及所監宦者皆無疾而卒。

則天末年。益州有一老父。携一約壺於城中。賣約得錢。而轉濟貧乏。自常不食。時即餒淨水。如此經歲餘。百姓賴之。有疾得約者無不愈。或自遊江岸。開眺永日。又或登高引領不語。每遇有識者必告之曰。人一身便如一國也。人心即帝王也。傍列臟腑。即宰輔也。外具九竅。即群臣也。故心病則內外不可救之。何異君亂於上。臣下不可止之乎。但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正其心。不使氣索。不使狂思。不使嗜慾。不使迷惑。則心先無病。心無病。則餘臟腑雖有病。不難療也。外之九竅。亦無由受病也。况藥有君有臣。有佐有使。或攻其病。君先臣次。然後用佐用使。自然合宜。如失其序。必自亂。

也。又何能救病。此猶家國任人也。老夫賣藥。常以此為念。每見愚者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竅之邪。悉納其病。以至於良醫自逃。名藥不效。猶不自知悲夫。士君子記之。忽一日。獨詣錦江。解衣淨浴。探壺中唯選一丸藥。自吞之。謂眾人曰。老夫謫限已滿。今却歸島上。俄化為一白鶴飛去。其衣與藥壺。並沒於水。求尋不得。

相國李林甫家。一奴號蒼壁。性敏慧。林甫憐之。一日忽卒。然而死。經宿復蘇。林甫問之曰。死時到何處。見何事。因何却得生也。奴曰。死時固不覺其死。但忽於門前。見儀仗擁一貴人。經過有似君上。方潛窺之。遽有數人去來擒去。去至一峭拔奇秀之山。俄及一大樓下。須臾有三四人黃衣小兒。曰。且立於此。候君旨。見殿上捲一朱翠簾。依稀見一貴人。坐臨階砌。似專斷公事。殿前東西立仗衛約千餘人。有一朱衣人携一文簿。奏言。是新奉命亂國革命位者。安祿山及祿山後相次三朝亂主。兼同時悖亂貴人。定案。殿上人問朱衣曰。大唐君隆基。君人之數。雖將足。壽命之數。未足如何。朱衣曰。大唐之君。奢侈不節儉。本合折數。但緣不好殺。有仁心。故壽命之數。在焉。又問曰。安祿山之後。數人。僭為偽主。殺害黎元。當須速止之。無令殺人過多。以傷上帝心。慮罪及我。府事行之日。當速止之。朱衣奏曰。唐君紹位臨御以來。天下之人。安堵樂業。亦已久矣。遽期運推遷之數。天下之人。自合懼亂惶惶。至於廣害黎元。必不至。

傷上帝心也。殿上人曰：宜速舉而行之。無失安祿山之時也。又謂朱衣曰：宜便先追取李林甫、楊國忠也。朱衣曰：唯。受命而退。俄又有一朱衣捧文簿至，奏曰：大唐第六朝天子復位。及佐命大臣文簿。殿上人曰：可惜大唐世民效力甚苦，方得天下。治到今日復亂也。雖嗣主復位，乃至於末代終不治也。謂朱衣曰：但速行之。朱衣奏訖，又退。及將日夕，忽殿上有一小兒急喚蒼璧。令對見蒼璧，方仔細見殿上一人坐碧玉牀，衣道服，戴白玉冠。謂蒼璧曰：當却回寄語林甫，速來歸我紫府。應知人間之苦也。蒼璧尋得放回。林甫知世不久將亂矣，遂潛恣酒色焉。

楊貴妃忽晝寢驚覺，見簾外有雲氣氤氳，令宮人視之。見一白鳳銜一書，有似詔敕，自空而下。立於寢殿前。宮人曰：貴妃貴妃起而孰視之。遂命焚香親受其書。命宮嬪披讀其文。曰：勅謫仙子楊氏，爾居玉闕之時，常多傲慢，謫塵寰之後，轉有驕矜。以聲色惑人君，以寵愛庇族屬。內則韓虢蠹政，外則國忠秉權，殊無知過之心。顯有亂世之迹。比當限滿，合議復歸。其如罪更愈深，法不可貸。車絃告示，且與沉淪。宜令死於人世。貴妃極惡之。令宮闈間切秘此事，亦不聞於上。其鳳尋飛去，其書藏於玉匣中。三日後忽失之。

天寶年中，楊國忠權勢漸高，四方奉貢珍寶，莫不先獻之。豪富奢華，朝廷間無敵。忽

有婦人自投其宅。請見國忠。閹人拒之。婦人大叫言於閹人曰。我直有一大事。要白楊公。爾如何艱阻我。若不令得見楊公。我當令火發焚燹楊公宅。閹人懼。遂告國忠。國忠甚驚。遽召見婦人。見國忠曰。公為相國。何不知否泰之道耶。公位極人臣。又聯國戚。名動區宇。亦已久矣。奢佚不節。德義不修。雍塞賢路。諂媚君上。又久矣。曷不能效前朝房杜之蹤跡。以社稷為念。賢愚不別。但納賄於門者。爵而祿之。才德之士。伏於林泉。不一顧錄。以恩付兵柄。以愛使民牧。噫。欲社稷安而保宗族。必不可也。國忠大怒。問嬪人曰。汝自何來。何造次觸犯宰相。不懼死耶。婦人曰。公自不知有死罪。翻以我為死罪。國忠極怒。命左右欲斬之。婦人忽復自滅。國忠驚疑未久。又復立於前。國忠問曰。是何妖耶。婦人曰。我實惜高祖太宗之社稷。將被一匹夫傾覆。公不解為宰相。雖處輔佐之位。無輔佐之功。公一死小事耳。可痛者國自此弱。幾不保其宗廟。亂將至矣。胡怒之耶。我來自於公。胡多事也。我今却退。胡有公也。公胡死也。民胡災也。言訖笑而出。令人逐之。不見。後至祿山起兵。方悟胡字焉。

杜修己者趙人也。善醫。其妻即趙州富人薛斌之女也。性淫。修己家養一白犬。甚愛之。每與珍饈食。後修己出。其犬突入室內。欲嚙修己妻薛氏。仍似有姦私之心。薛氏因怪而問之。曰。爾欲私我耶。若然。則勿嚙我。犬即搖尾登其床。薛氏懼而私焉。其



犬畧不異於人。爾後每修己出。必姦淫無度。忽一日方在室內同寢。修己自外入見之。因欲殺犬。犬走出。修己怒出其妻薛氏。後歸薛贊。半年其犬忽突入贊家。口啣薛氏髻而背負走出。家人趕奪之不得。不知所之。犬攜薛氏直入恒山潛之。每至夜即下山竊所食之物。晝則守薛氏。經一年。薛氏有孕生一男。雖形貌如人。而偏身有白毛。薛氏只於山中撫養之。又一年其犬忽死。薛氏乃抱此子。迤邐出山。入冀州乞食。有知此事者。遂詣薛贊家以告。贊乃令家人取至家。其所生子年十七。形貌醜陋。性復克惡。每私走作盜賊。或旬餘或數月。即復還。薛贊患之。欲殺焉。薛氏乃私誠其子曰。爾是一白犬之種也。幼時我不忍殺爾。今日在他薛家。豈合更不謹。若更私出外為賊。薛家人必殺爾。實恐爾累我。當改之。其子大號泣而言曰。我稟天之氣而生也。無人心好殺。為賊自然耳。何以為過。薛贊能容我。即容之。不能容我。即當與我一言。何殺我耶。毋當自愛。我其遠去不復來矣。薛氏堅留之不得。乃謂曰。去即可。何不時來一省我也。我是爾之母。爭忍永不見也。其子又號哭而言曰。後三年我復來耳。携劍拜母而去。又三年其子果領群盜千餘人。至門自稱白將軍。既入拜母。後令群盜盡殺薛贊家屬。惟留其母。仍焚其宅。携母而去。

元宗時詔所在功臣烈士貞女孝婦。令立祠祀之。江州有張安者。性落拓不羈。有時

獨醉高歌市中。人或笑之。則益甚。以至於手舞足蹈。終不愧恥。時或冠帶潔淨。懷刺謁官吏。自稱浮生子。後忽無疾而終。家人既葬之。每至夜。其魂即謁州牧。求立祠廟。言詞慷慨。不異生存。時李元為牧。氣直不信妖妄。及累問左右。啟白。遂朝服而坐。召問之。其魂隨召而至。元問曰。爾已死。何能復化為人。言詞朗然。求見於余。得何道致此。必須先言。余即與爾議祠宇之事。其魂曰。大凡人之靈。無以尚之物之妖怪。雖竊有靈。則雲與泥矣。夫人秉天地和會之氣。方能成形。故人面負五嶽。四瀆之相。頭象天之圓。足象地之方。自有智可以料萬事。自有勇可以敵百惡。那無死後之靈耶。況浮生子生之日。不以生為生。死之日。不以死為死。其生也。既異於眾。其死也。亦異於眾。生於今日。聞使君之明。遇天子之恩。若不求一祠。則後人笑浮生子。不及前代死者。婦人女子也。幸詳而念之。設若廟食。自使君也。使浮生子死。且貴於生。又足以見人間貪生惡死之非也。州牧曰。天子立前代功臣。列士孝子。貞婦之祠者。示勸戒。欲後人倣效之。苟立祠於爾。不知以何者。使後人倣效耶。魂曰。浮生子。無功無效。無貞無烈。可紀也。使君殊不知達人之道。高尚於功烈。孝貞也。州牧無以屈命。私立祠焉。華陰縣令王真妻趙氏者。燕中富人之女也。美容貌。少適王真。洎隨之任。近半年。忽有一少年。每伺真出。而輒至趙氏寢室。既頻往來。因戲誘趙氏私之。忽一日。王真自

外入乃見此少年與趙氏同席飲酌歡笑真大驚訝趙氏不覺自仆氣絕其少年化一大蛇奔突而去真乃令侍婢扶掖趙氏起之俄而趙氏亦化一蛇奔突俱去王真遂逐之見隨前入者俱入華山久之不見

咸通末年張珽自徐之長安至圃田東憩於大樹下俄頃有三書生繼來環坐珽因問之一書生曰我李特也一曰我王象之一曰我黃真也皆曰我三人俱自汴水來欲一遊龍門山耳乃共閒論其王象之曰我去年遊龍門山經於是路北一二里果有一子亦儒流也命我於家再宿而回可同一謁之珽因亦同行至路北一二里果見一宅甚荒毀既扣門有一子儒服自內而出見象之頗喜問象之曰彼三人者何人哉象之曰張珽秀才也李特黃真即我同鄉之二生也其儒服子乃并揖入升堂設酒饌其所設甚陳故儒服子謂象之曰黃家弟兄將大也象之曰若皇上修德好生守帝王之道下念黎庶雖諸黃齒長又將若何黃真遽起曰今日良會正可盡歡諸君何至亟預人家事波及我孫耶珽性素剛決因大疑其俱非人也乃問之曰我偶與二三子會於一樹下又携我至此適聞高論我寔疑之黃家兄弟竟是誰也其君輩人耶非人耶我平生性不畏懼但實言之象之笑曰黃氏將亂東夏弟兄三人也我三人皆精也儒服子即鬼也珽乃問曰是何物之精也是何鬼也象之曰我玉

精也。黃真卽金精也。李特卽枯樹精也。儒服子卽是二十年前死者。鄭適秀才也。我昔自此自化精。又去年復遇鄭適。今詣之。君是生人。當怯我輩。既君不怯。故聊得從容耳。珽又問曰。鄭秀才既與我同科。奚不語耶。鄭適乃命筆寫詩一首以贈。詩曰。昔為吟風嘯月人。今是吟風嘯月身。塚壞路邊吟嘯罷。安知今日又勞神。珽覽詩愴然嘆曰。人之死也。反不及物。物猶化精。人不復化。象之輩三人皆聞此。嘆怒而去。適亦不留。珽乃拂衣。及至門下。迴顧已見一壞塚。因逐三精。以所佩劍擊之。皆中劍而踣。惟枯樹精走疾。追擊不及。遂迴。反見一故玉帶及一金杯在路旁。珽拾得。至長安貨之。了無別異。肅宗時。安史之黨方亂。邢州正在賊境。刺史頗有安時之志。長安梁守威者。以文武才辯自負。自長安潛行。因往邢州。欲說州牧。至州西南界。方夜息於路旁古墓間。忽有一少年子。携一劍亦至。呵問守威曰。我遊說之士。欲入邢州。說州牧令立功報君。少年曰。我亦遊說之士也。守威喜而揖。共坐草中。論以世亂。少年曰。君見邢牧何辭以說。守威曰。方今天子承祧。上皇又存。佐國大臣。足得戮力同心。以盡滅醜類。故不假多辭。邢牧其應聲而奉我教也。可謂乘勢因時也。少年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今太子傳位。上皇猶在。君以為天下有主耶。有歸耶。然太子至靈武。六軍大臣推戴。欲以為天下主。其如自立不孝也。徒欲使天下怒。又焉得為天下王也。設



若太子但奉行上皇而徵兵四海力剪群盜收復京城唯撫而輯之爵賞軍功亦行後而聞之則不期而大定也今日之大事已失卒不可平天下我未聞自負不孝之名而欲誅不忠之輩又曰欲安天下寧群盜必待仁主得位君無說邪牧我若可說早已說之守威知少年有才略因長嘆曰我何之昔劉岷聞天下亂而喜我今遇天下亂而憂少年乃命行詣一大林及達曙至林下見百餘人皆環甲執兵乃少年之從者少年索酒饌同歡話而別謂守威曰我授君之一言君當聽之但回長安必可取爵祿也太子新授位自賤而貴者多矣關內亂之極也人皆思治願安君但以治平之術關內諸侯因依而進何慮不自立功耶守威拜謝而回纔行十步已來顧之不見乃却詣林下訪之惟見壞墓甚多

代宗時河朔未寧寇賊劫掠張勅者恒陽人也因出遊被掠其後亦自聚眾因殺害行旅而誓不傷恒陽人一日引眾千人至恒陽東界夜半月明方息大林下忽逢百餘人引花燭奏歌樂與數婦人同行見勅遙叱之曰官軍耶賊黨耶勅左右曰張將恒也行人曰張將軍是綠林將軍耶又何軍容之肅士卒之整也左右怒白勅請殺之因領小將百人與戰行人持戈甲者不過三二十人合戰多傷士卒勅怒自領兵直前又數戰不利內一人自稱幽地玉得恒陽王女為妻今來親迎比夜靜月下涉

原野欲避繁襍。不謂偶逢將軍。候從無禮。方叱止之。因不犯將軍之怒。然素聞將軍  
誓言。不害恒陽人。將軍幸不違言。以恒陽之故。勅許捨之。乃曰。君輩皆捨婦人。即留  
對曰。留婦人。即不可。欲閉。即可。勅又入戰。復不利。勅欲退。左右皆憤怒。願死格。遂盡  
出其兵。分三隊更闢。又數戰不利。見幽地王揮劍出入如風。勅懼。乃力止左右。勅獨  
退。而問曰。君兵士。是何人也。非人也。何不見傷。幽地王笑言曰。君為短賊之長。行不  
平之事。而復與我陰軍競力耶。勅力下馬再拜。又謂勅曰。安祿山父子死。史氏僭命。  
君為盜。奚不以眾歸之。自當富貴。勅又拜曰。我無戰術。偶然賊眾擁我為長。我何可  
佐人。幽地王乃出兵書一卷。以授之而去。勅得此書。頗達兵術。尋以兵歸史思明。果  
用之為將。數年而卒。

貞元末。有布衣。於長安中遊酒肆。吟詠以求酒飲。至夜多酣醉。而歸旅舍。人或以為  
狂。寄寓半載。時當素秋。風肅氣爽。萬木凋落。長空寥廓。塞雁連聲。布衣慨然而四望。  
淚下沾襟。一老叟怪而問之。布衣曰。我來天地間。一百三十之春秋也。每見春日。照  
春風。和花卉。芳菲。鸚歌蝶舞。則不覺喜且樂。及至此秋也。未嘗不傷而悲之也。非悲  
秋也。悲人之生也。韶年即宛若春。及老髦即如秋。因朗吟曰。陽春時節。天地和萬物。  
芳盛人如何。素秋時節。天地肅榮秀。叢林立衰促。有同人世當少年。壯心儀貌皆嚴

然一旦形羸又髮白。舊遊空使淚漣漣。老叟聞吟此詩亦泣下沾襟。布衣又吟曰。有形皆朽孰不知。休吟春景與秋時。爭如且酌長安酒。榮華零悴又奚為。老叟乃歎笑。與布衣携手同醉於肆。後數日不知所在。人有於西蜀江邊見之者。

馬舉鎮淮南曰。有人携一碁局獻之。皆飾以珠玉。舉與錢千萬而納焉。數日忽失其所在。舉命求之未得。而忽有一叟策杖詣門。請見舉。多言兵法。舉遂坐而問之。叟曰。方今正用兵之時也。公何不求兵機戰術。而將禦寇仇。若不知是。又何作鎮之為也。公曰。僕且治疲民。未暇於兵機戰法也。幸先生辱顧。其何以教之。老叟曰。夫兵法不可廢也。廢則亂生。亂生則足疲。而治則非所聞。曷若先以法而治兵。兵治而後將校精。將校精而後士卒勇。且夫將校者在乎識盈虛。明向背。冒矢石。觸鋒刃也。士卒者在乎赴湯蹈火。出死入生。不旋踵而一焉。今公既為列藩連帥。當有為帥之才。不可曠職也。舉曰。敢問為帥之事。何如。叟曰。夫為帥者必先取勝地。次對於敵軍。用一卒必思之於生死。見一路必察之於出入。至於衝關入劫。雖軍中之餘事。亦不可忘也。仍有全小而捨大。急殺而屢凶。據其險地。張其疑兵。妙在急攻。不可持疑也。其或遲速未決。險易相懸。力進不能。差須求活。屢勝必敗。慎在取敵。若深測此術。則為帥之道畢矣。舉驚異之。謂叟曰。先生何許人。何學之深也。叟曰。余南山水強之人也。自幼





之氣合則化黃金於倏忽也。今若以水銀欲化黃金，不必須在山即化，不在山即不化。但偶純陽之氣合即化矣。君當受勿疑，常乃再拜。神人於袖中取一卷書授常，常跪受之。神人戒曰：異日當却付一人，勿輕授，勿終秘，勿授之以貴人。彼自有救人之術，勿授之以不義，彼不以饑寒為念，濟人之外無奢逸。如不然，天奪爾算。常又再拜曰：願知何神也。神人曰：我山神也。昔有道人藏此書於我山，今遇爾義烈之人，是付爾。言訖而滅。常得此書讀之，成其術。爾後多游歷天下，以黃金賑濟之絕。

喬龜年者，善篆書，養母甚孝。大曆中，每為人書大篆字，得錢即供甘旨。或見母稍失所，必仰天號泣，自恨貧乏。夏月，因自就井汲新水奉母，忽有一青衣人自井躍出，立於井傍，謂龜年曰：君之貧乏，自前定也。何因每母稍失所，必號泣訴天也。龜年疑是神靈，遂拜而對曰：余常恨自不能取富貴，以豐侍養。且母年近七旬，旨每缺，雖不憚勤苦於傭筆，其如所得資助不足，以濟。是以不覺仰天號泣耳。神人曰：君之孝已極，上天知之矣。君當於此井中收取錢百萬，天之賜也。言訖而滅。龜年乃取之，得錢二百萬。每建珍饌以奉母，仍多不出遊。貴達門，後三年母亡。龜年號慕，幾滅性，仍舊以餘錢厚葬其母。復又貧乏累年，因聞步至先得錢之井，悵然而言曰：我往日貧，天賜我錢，今日貧，天不賜之。若天以我為孝子，以賜我，豈今日我非孝子耶。俄而神人復

自井躍出。謂龜年曰。往日天知爾孝。養老母。故賜爾錢。以為甘旨。非濟爾貧乏。今日無甘旨之用。那得恨也。若爾則昔日之意。不為親乃為己也。龜年驚愕。慙懼。復遂再拜神人。又曰。爾昔日之孝。聞於上天。今日之不孝。亦聞上天也。當自驅馳。不然則凍餒而死。今日一言。罪已深矣。不可追也。言訖。復滅。龜年果貧困而卒。

朱仁者。世居嵩山下。耕耘為業。後仁忽失一幼子。年方五歲。求尋十餘年。終不知存亡。後一日。有僧經遊。造其門。携帶一弟子。其形容似仁所失之幼子也。仁遂延僧於內。設供養。良久。問僧曰。師此弟子。觀其儀貌。稍似余家十年前所失一幼子也。僧驚起。問仁曰。僧往嵩山薜蘿內三十年矣。十年前偶此弟子。悲號來投我。我問其故此弟子。方孩幼。迷其蹤。由不甚明。僧因養育之。及與落髮。今聰悟無敵。僧常疑是一聖人也。君子乎。試自熟驗察之。乃與家屬共詢問。察視其母言。我子背上有一廩記。遂巡驗得。實是親子。父母家屬一齊號哭。其僧便留與父母而去。父母安存養育。倍於常子。此子每至夜。即失所在。曉却至家。如此二三年。父母以為作盜。伺而窺之。見子每至夜。化為一大鼠。走出。至曉復來。父母問之。此子不語。多時對曰。我非君子也。我是嵩山下鼠王。下小鼠。既見我形。我不復至矣。其父母疑惑。問其夜化鼠走去。岐州西二十里。王祐者。家富之家也。第宅華麗。擬於貴顯。常開館舍。以待往來。至於

珍饌芳醪雖有千人詣之曾不缺乏忽一日有一道士謁祐自稱華山道士學真携一張琴負一壺藥來求寄泊祐性且好道既聞之忻然出迎延於深院敬待倍常道士問祐曰君如是富足敵侯伯之樂也福則福矣其如不賢祐笑而起拜道士曰君設食於門下以俟賢俊耶以待餓者而餽之耶若以待餓方今天下安樂餘糧樓敵人無乏絕又何餽之若以俟賢俊則不聞君延一賢揖一俊足以知君自不賢耳無訝我言我恐君有憑知之名喧嘩於人口故以此真言以悟君亦緣君倍常敬仰我也祐遂慨然動容再拜之道士又曰我聞人之好樂必有其師事縱橫者是存游說之志讀孫權者那無爭戰之心哉某手携一張琴負一壺藥者豈獨欲勞頓也抑有旨耳携琴者我知琴有古風欲人知我好古又欲化人還淳朴省澆浮也負藥壺者我知人之多病欲人知我有痊平人病之意也我琴非止自化也化人也我藥非止痊自病也痊人病也噫君之富濟於人與夫家累千金剝削人者則殊如以古之豪貴之家待士則作矣必以賢愚有別慎保身名無反招謗耳祐復再拜道士乃命酒自酌纔曙遽辭去祐令人潛偵之見道士化一大鹿西走不知所之

前後儀令焦封罷任後喪妻開元初客遊於蜀朝夕與蜀中富人博飲忽一日侵夜獨乘騎歸逢一青衣如舊相識馬前傳語邀封封方酒酣遂笑而從之亦疑是誤相

邀俄至一甲第。屋宇崢嶸。既堅請入。封乃下馬入之。須臾有十餘婢。僅至。並衣以羅  
純飾之。珠翠皆美麗。其容質此女僕。齊稱夫人欲披楫。封驚疑未已。有花燭兩行前  
引。見大扇擁蔽一女子。年約十七八。殊常儀貌。遂令開扇。引封前拜揖於堂而坐。前  
後設瓊漿玉饌。奏以女樂。乃勸金樽於封。夫人索紅箋為詩一首。以贈詩曰。妾失鴛  
鴦伴。君方萍梗遊。少年歡醉後。只恐若相留。封捧詩披閱。沉吟良久。方飲盡。遂復酌  
金樽。仍酌以一絕。詩曰。心常名宦外。終不耻狂遊。誤入桃源裡。仙家爭肯留。夫人覽  
詩笑而言曰。誰叫他誤入來。妾不留亦不得也。封亦笑而答曰。却恐不留。誰怕留。千  
年萬年。夫人甚喜動顏色。乃徐起。佯醉歸帳。命封伸伉儷之情。至曙復開綺席。歌樂  
粲亮。又與封共醉。仍謂之曰。妾是都督府孫長史女。少適王茂。王茂客長安死。妾今  
寡居。幸見託於君子。無以妾自媒為過。當念卓王孫家。文君慕相如。曾若此也。封復  
聞是語。轉深眷戀。不出經月餘。忽自獨行而語曰。我本讀詩書為名宦。今日名與宦  
諸未稱心。而沉迷於酒色。月餘不出。非丈夫也。侍婢聞者告於夫人。夫人謂封曰。妾  
是簪纓家女。君是宦途中人。與君匹偶。亦不相虧耳。至於却欲以名宦榮身。足得詣  
金闕。謁明主也。妾爭敢固留君身。抑君顯達乎。何傷。嘆若是。封曰。幸夫人念我。無使  
我虛老蜀城。夫人遂以金寶送封入關。及臨岐泣別。贈玉環一枚。謂封曰。可珍重。藏



之我阿母與我幼時所弄之物也。復吟詩一首以送。詩曰：鵲橋織女會，也是不多時。今日送君處，羞言連理枝。封覽詩，受玉環，愴情尤甚。不覺沾灑，留詩別曰：但保同心結，無勞織錦詩。蘇秦求富貴，自有一回時。夫人見詩，悲咽良久。復勸金爵而別。封雖以發志回京洛為名宦，亦常恨恨別是佳麗。方登閣道，見峻巖深為鬱鬱，忽回顧，遙見夫人奔逐，遂驚異以伺之。遽至封前，悲泣不已。謂封曰：我不忍與君離，因潛奔趕君。不謂今日復睹君之容，幸挈我之京輦。封疑訝復且喜，遂相携達前旅次。至昏黑，有十餘猩猩來，其妻奔出見之，喜躍倍常。乃顧為封曰：君亦不顧我東去。我今幸女伴相召歸山，願自保愛。言訖化為一猩猩，與同伴相逐而走。不知所之。

楚江邊有一漁者，結茅臨流，惟一草衣小舟，綸竿而已。別無所有。時以魚換酒，輒自狂歌醉舞。人雖笑之，畧無慚色。亦不言其姓氏。識者以為漁之隱者。或有問之曰：君之漁，隱人之漁耶？漁人之漁耶？漁者曰：昔姜子牙之漁，嚴子陵之漁，書於青史，皆為隱人之漁也。殊不知不釣其魚，釣其名耳。隱人之漁高尚乎？漁人之漁高尚乎？若以漁人之漁，但有明月、風和浪靜，得魚供庖宰，一身足餘，則易酒獨醉，又焉知隱人之漁。漁人之漁也。問者深嘆服之。忽一日，有一人挈一小猿，經於此。其漁者見之，悲號不止。其小猿亦不肯前去，似有愴戀之情。其人甚怪。漁者乃堅拜求此小猿，言是余

前年中所失者。是一山僧付與。幸垂憫察。以見賜度。余不負山僧之義。其人驚念。遂特賜之。漁者常思養。是小猿。經一載。忽告漁人。輩曰。我自南山中有族屬。今日辭爾輩歸之。遂跳躍化為一老猿。携其小猿。奔走不知所之。

荊州有一商賈。姓趙名個。常南泛江湖。忽經歲餘未歸。有一人先至其家。報趙個妻云。趙個貨物。俱沒於湖中。個僅免一死。甚貧乏。在路即當至矣。其妻驚哭不已。後三日。一人一如趙個儀貌。未及門外。大哭。其妻遽引入家。詢問其故。安存過百餘日。欲再商販。謂趙個妻曰。我憤為商在外在家不樂。我心無聊。勿以我不顧戀爾。當容我却出投交友。俄而個輦物貨自遠而至。及入門。其妻反乃驚疑走出。以投隣家。趙個良久問其故。知其事。遂令人喚其人。其人至。既見趙個。奔突南走。趙個與同伴十餘人共趁之。直入南山。其人回顧謂個曰。我通靈虎也。勿逐我。我必喪爾輩。遂躍身化為一赤色虎。吼吼而去。

周義者。鄭人也。性個儻。好急人之患難。忽有一人。年可弱冠。已來。衣錦衣。策杖而詣。周義謂義曰。我是孟州使君之子也。偶出獵於郊坰。既獲兔。後其鷹犬與所從我十餘少年。與所乘馬。皆無故而死。我亦有一流矢。不知自何至。傷我右足。我是以不敢返歸。恐少年家父母不捨我。今聞君急人之患難。故特來投君。幸且容我。他日必厚

報君之惠也。義遂藏之於家。經百餘日。義既不聞孟州有此事。乃夜與少年對酌。問之曰。君子始投我。言是使君之子。因出獵。有死傷。不敢返歸。今何不傳聞此事。我疑君子。君子必以實告我。我心無貳。少年沉吟移時。方起拜而言曰。我始設此異詞者。蓋欲君憫念納我。今若必問我。我實不敢更設詐也。君當不移急人之心。我急以實告君。義曰。我終無貳。但言之。少年曰。我孟州境內虎也。傷人多矣。刺史發州兵。搜求我。欲殺我。聞君廣義。因變形質。以投君。君憐恤我。待之如賓。但我已誓報君之惠。不忘。今夜既言誠寔事也。我不可住。遂叫吼數聲。化為一虎。走去。後月餘夜。有一少年踰垣入義家。抛下一金枕。高聲告周義。我是昔日受恩人也。今將此枕答君之惠。言訖。復化為一虎去。

鄴中富人于遠者。性奢逸。好良馬。居第華麗。服玩鮮潔。擬於公侯之家也。常養良馬數十匹。忽一日有人市中鬻一良馬。奇毛異骨。人爭觀之。遠聞之。酬以百金。及馬至廐中。有一老媪叩門。請一觀。遠問之曰。馬者駿逸也。豪俠少年好之宜哉。老母奚觀。老母曰。我失一良馬。十年遊天下。訪之不得。每遇良馬。必永日觀之。未嘗見一如我所失之馬也。何阻一觀。不以為惠。遠因延入。從容出其馬以示之。老母一見其馬。因怒變色。回視遠而言曰。此我馬也。遠曰。老母之馬。奚為人賣。昔者何得之。何失之。老

母曰。為我昔日。偶北邙山神。為物傷目。化身以求我。我以名藥療之。目愈。遂以此馬賜我。我得此馬。惟不乘之上天。若乘之遊四海之外。八荒之內。祇如百里也。我常乘之。東過扶桑。有一人遮其途。而問我此馬焉。及夜至西竺國。忽失此馬。我自失此馬已來。十年不息。遍覽天下。人皆不知我訪此馬也。去年今日。流沙見一小兒。言有一異馬如飛。倏然東去。我既知自東方。疑此馬在東華。必有常人收得此馬。我今當還君百金。馬須還我。達性癖好良馬。又聞此馬之異。深愴惜之。乃拜老母。乞且暫留。以觀賞數日。老母怒曰。君若留此馬。必有禍發。遂因亦怒老母之極言。令家僮十餘人。共守此馬。遣出老母。其家果火。盡焚其屋宇財寶。遂仍見老姥入宅。自躍上此馬。而滅萬歲元年。長安道中。有群寇晝伏夜動。行旅往往遭殺害。至明旦。畧無蹤由。人甚畏懼。不敢晨發。及暮至旅次。有一道士宿於逆旅。聞此事。乃謂眾曰。此必不是人。當是怪耳。深夜後。遂自於道傍。持一古鏡潛伺之。俄有一隊少年至。兵甲完具。齊呵責道士曰。道旁何人。何不顧生命也。道士以鏡照之。其少年棄兵甲奔走。道士逐之。仍誦呪語。約五七里。其少年盡入一大穴中。道士守之。至曙復還逆旅。召眾發掘之。有大鼠百餘。走出。乃盡殺之。其患遂絕。

洛陽人牟穎。少年時。因醉誤出郊野。夜半方醒。息於路傍。見一發露骸骨。穎其傷念。



之達曙躬自掩埋其夕夢一少年可二十以來衣白練衣仗一劍拜穎曰我彊寇也平生恣意殺害作不平事近與同輩爭遂為所害埋與路傍久經風雨所以發露蒙君覆藏我故來謝君我生為兇勇人死亦為兇勇鬼若能容我棲託但君每夜徹奠祭我我當應君指使我既得庇託於君不至饑渴足得令君所求狗意也穎夢中許之及覺乃試設祭饗暗以祀禱祈夜又夢鬼曰我已託君矣君每欲使我即呼赤丁子一聲輕言其事我必應聲而至也穎遂每潛告令竊盜人之財物無不應聲遂意後至富有金寶一日穎見隣家婦有美色愛之乃呼赤丁子令竊焉隣婦至夜半忽自外踰垣而至穎驚起款曲問其所由來婦曰我本無心忽夜被一人擒我至君室忽如夢覺我亦不知何怪也不知何計却得還家悲泣不已穎甚憫之潛留數日而其婦家人求訪極切至於告官穎知之乃與婦人詐謀令婦人出別墅却自歸言不知被何妖精取去今却得回婦人至家後每三夜或五夜依前被一人取至穎家不至曉即却送歸經一年家人皆不覺婦人深怪穎有此妖術後因至切問於穎曰若不白我我必自發此事穎遂具述其寔隣婦遂告於家人共圖此患家人乃密請一道流潔淨作禁法以伺之赤丁子方夜至其門見符錄甚多却反白於穎曰彼以正法拒我但力微耳與君力爭當惡取此婦人此來必須不放回也言訖復去須臾隣

家飄風驟起一宅俱黑色。但是符籙禁法之物一失如掃。復失婦人。至曙其夫俱告官。同來穎宅擒捉。穎乃携此婦人而逃。不知所之。

并州北七十里有一古塚。貞觀初。每至日夕。即有鬼兵萬餘。旗幡鮮潔。圍繞此塚。須臾塚中亦出鬼兵數千。步騎相雜。於塚傍力戰。夜即各退。如此近及一月。忽一夕復有鬼兵萬餘。自北而至。去塚數里而陣。一耕夫見之驚走。有一鬼將令十餘人擒之。至前。謂曰。爾勿懼。我瀚海神也。被一小將竊我愛妾。逃入此塚中。此塚張公借之兵士。與我力戰。我離瀚海月餘。未獲此賊。深憤之。君當為我詣此塚告張公。言我自來收畔。將何以藏之。塚中仍更借兵拒我。當速逐出。不然即終殺爾。仍使兵百人監此。耕夫往。耕夫至塚前。高聲傳言良久。塚中引兵出陣。有二神人並轡而立於大旗。下左右劍戟如林。遽召此耕夫前。亦令傳言曰。我生為銳將三十年。死葬此。從我者步騎五千餘。盡皆精強。今有爾小將投我。我已結交。有誓不可不借兵也。若堅欲與我力爭。我終敗爾。不使爾得歸瀚海。若要且保本職。當速迴。耕夫又傳與瀚海神。神大怒。引兵前進。令其眾曰。不破此塚。今日須盡死於塚前。遂又力戰。三敗三復。戰及初夜。塚中兵敗。生擒畔將。將及入塚。獲愛妾。拘之而回。張公及其眾。並斬於墓前。縱火焚塚。賜耕夫金帶。耕夫明日往觀。此塚之火猶未滅。塚傍有枯骨。木人甚多。

汾水邊有一老姥。獲一頽鯉。顏色異常。不與眾魚同。既携歸。老姥憐惜。且奇之。鑿一小池。汲水養之。經月餘。後忽見雲霧興起。其頽鯉即騰躍。逡巡之間。乃漸昇霄漢。其水池即竭。至夜又復來如故。人見之者。甚驚訝。以為妖怪。老姥恐為禍。頗追悔焉。遂親至小池邊。禱祝曰。我本惜爾命。容爾生。反欲禍我耶。言纔絕。其頽鯉躍起。雲從風至。即入汾水。惟空中遺下一珠如彈丸。光晶射人。其老姥得之。眾人不敢取。後五年。老姥長子患風病。漸篤。醫莫能療。老姥甚傷。忽意取是珠。以召良醫。其珠忽化為一丸丹。老姥曰。此頽鯉遺我。以救我子。答我之惠也。遂與子服之。其病尋愈。





小說舊聞記

唐

柳公權撰

元相國之鎮江夏也。嘗秋登黃鶴樓。望沅江之湄。有光若殘星焉。乃令親信往覘之。遂棹小舟。直至光所。乃釣船中也。詢彼漁者。漁者云。適獲一鯉。光則無之。親信乃携鯉而來。既登樓。公令庖人剖之。腹中得古鏡二。如古錢大。一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雖小而鱗鬣爪牙悉具。既摩瑩後。遂常有光輝。公寶之。置納巾箱中。及相國薨。亦亡去。光啓丁未歲。于鄴下與河南元恕。愚恩話焉。

外王父中書令晉國公王鐸。宣宗朝再啓黃閣。不協比於權貴。惟以公諒宰大政。四方凡諸所礙於德刑者。必固爭不允。由是征鎮忘焉。而志尚典籍。雖門施行馬。庭列篋鐘。而尋繹未嘗倦。於永寧里第。別構書齋。每退朝獨處其中。愉愉如也。一日將入齋。惟所愛卑脚犬花鴨。從既啟扉。而花鴨連啣公衣却行。叱去復至。既入閣。花鴨仰視。吠轉急。公亦疑之。乃於匣中板千金劍。按於膝上。向空祝曰。若有異類陰陽物。可出相見。吾乃大丈夫。豈懼於若而相迫耶。言訖。倏有物梁上墜地。乃人也。朱髮衣短褐。衣色貌黝瘦。頓首連拜。惟曰死罪。公止之。且詢其來。及姓名。對曰李龜壽。盧龍塞人也。或有厚賂龜壽。令不利於公。龜壽上感鈞化。復為花鴨所驚。形不能匿。今公若

捨龜壽萬死罪。願以餘生服事台鼎。公曰待汝以不死。遂命元從都押衙傅存穎之。明日詰旦有婦人至第門。服裝單急。更履而抱持襁嬰。請于閣曰。幸為我呼李龜壽。龜壽出。乃其妻也。且曰。訝君稍遲。昨夜半自薊州相尋耳。遂與龜壽如初。及公薨。龜壽盡室亡去。夫積仁可以經邦家。厚德可以質幽顯。晉文公天縱宏度。岳生炳靈。文則振起國風。武則式遏戎醜。故得光輔王室。至於雅配。寔中興賢相也。龜壽瓌隸。尚服義風。九土蒼生。固受恩宥之賜矣。

秘書省內有落星石。薛少保畫鶴。賀監草書。即餘慶畫鳳。相傳號為四絕。元和中韓公武為秘書監。挾彈中一鶴之眼。時謂之五絕。又有之東。即義威衛。荒穢摧毀。其大廳。通校正院。南對御史臺。有人嘲之曰。門緣御史塞。廊被校書侵。

撫言

唐 王保定撰

永徽以前。俊秀二科。猶與進士並列。咸亨之後。凡由文學一舉于有司者。競集于進士矣。由是趙保等刪去俊秀。故目之曰進士登科記。

唐太宗私幸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李肇國史補曰。進士為時所尚久矣。由此而出者。終身為文人。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將試相保謂之合保。群居而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選任。既捷列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燕於曲江。謂之曲江會。籍而入選。謂之春闈。不捷而醉飽謂之打盹。暍匿名造謗謂之無名子。退而肄業謂之過夏。執業以往謂之夏課。挾藏入試謂之書策。

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正觀。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歲貢常八九百人。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時有詩云。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

撫言

掃葉山房石印

熊執易赴舉行次潼關秋霖月餘滯於逆旅俄聞隣舍有一士吁嗟數次執易潛問之曰前堯山令樊澤舉制科至此馬斃囊空豈能自進執易造焉遽輟所乘馬倒囊濟之執易其年罷舉澤由是登科。

隋制西監龍朔中置東監開元以前進士不由兩監者為耻。

俊秀等科初以考功主之開元中員外李昂性剛急集貢士曰文之美惡悉知之矣考校取檢存乎至公如有請託當有黜之既而昂外舅與李權相善舉權於昂昂怒召權庭數之又斥權章句之疵以辱之權拱而前曰鄙文不臧既聞命矣執事昔有詩云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開唐堯衰耄厭倦天下將禪於許由由惡聞其言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遜於足下而洗耳何哉昂惶駭訖於執政謂權風狂不遜遂下吏後有請薦無不從者朝廷以即官權輕自是改用禮部侍郎。

高銜第一榜裴思謙以仇士良關節取狀頭銜庭譴之思謙迴顧厲聲曰明年打春取狀頭第二年銜知舉誠門下不得受書題思謙自懷士良一緘入貢院既而易以紫衣趨至階下白銜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銜不得已遂接之書中與思謙求魏科銜曰狀元已有人此外可副軍容請思謙曰卑吏面奉軍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銜俯首良久曰然則略要見裴學士思謙曰卑吏便是思謙人物堂



堂錯見之改容遂從之。

神州解送自天寶開元之際率以在上十人謂之等第必求名實相副者以滋教化之源小宗伯選之或悉中第不然十得七八苟異於是則在牒貢院請放落之由故有神州等第錄以記得人之盛。

白樂天守杭江東進士多奔杭取解時張祐徐凝俱至祐曰僕為解元宜矣凝曰君有何佳句祐曰甘露寺有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來金山寺有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凝曰善則善矣奈無野人句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祐愕然凝果獲。

盧肇開成中就江西解末肇送啟謝曰巨鼇負首冠蓬山試官曰昨以人數擠排深慚名第奉逸馬得首冠之語肇曰頑石處上巨鼇戴之豈非首冠耶。

盧暉進士自號白衣卿相。

進士榜出謝後便往期集院其日狀元與同年相見請一人為錄事其餘主宴主酒主樂探花主茶之類咸以其日辟之主樂兩人一主飲妓放榜後大科頭兩人第一部也小科頭一人第二部也常宴即小科頭主之大宴大科頭主之縱無宴席科頭日給茶錢曲江大會先牒教坊請奏上御紫雲樓垂簾觀焉公卿家率以是日擇婿。

車馬填塞

放榜後狀元以下到主司宅門下馬綴行而立。歛名紙通呈與主司對拜。主司云請狀元謝名第。第幾人謝衣鉢。

燕名有九。一日大相識。主司有具慶者。二曰次相識。主司有偏侍者。三曰小相識。主司有兄弟者。四曰聞喜勅下宴。五曰櫻桃。六曰月橙。七曰牡丹。八月看佛牙。九曰開宴最大即離筵也。

蕭穎士恃才傲物。嘗携酒郊野。風雨暴至。有紫衣老父避雨。穎士頗肆凌侮。遂巡雨霽。車馬卒至。老人上馬呵殿而去。曰吏部王尚書也。穎士明日具長牋造門謝。尚書責曰。恨與子非親屬。當廷訓之耳。子負文學之名。踞忽如此。止於一第乎。穎士果終于揚州功曹。

崔沆為主罰錄事。同年盧象附近闕宴。請假往洛。及同年宴於曲江亭子。象以彫憶戴妓。微服鞞鞞。縱觀於側。遠為團司所發。沆判曰。深撓席帽。密映檀車。紫陌尋春。便隔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

曲江亭子。安史未亂前。諸司皆有列於岸。幸蜀之後。皆燼於兵火。惟尚書省亭子存焉。進士開謔。常寄其間。既撤饌。則移樂泛舟。都為恒例。宴前數日。行市駢闐於江

顏其日公卿家傾城縱觀于此有若東榻之遜春十八九鈿車珠幕櫺比而至或曰  
乾符中粹能為大京兆尹楊知至將携家遊致書於能假躬子已為新人所假能答  
書曰已為四十子之鳩居知至得書怒曰昨日即更敢此無禮能自吏部郎中拜京  
兆少尹權知大尹開成五年李景讓中牒於時上在諒闇乃放新人遊宴率常雅飲  
詩人趙嘏以詩寄之曰天上高高月桂叢分明三十一枝風滿懷春色向人動遮路  
亂花迎馬紅鶴馭迴飄雲雨外蘭亭不在管絃中居然自是前賢事何必青樓倚翠  
空寶歷中楊相嗣復率生徒迎於潼關既回大宴新昌里第諸生翼坐兩序元白俱  
在皆賦詩於席上惟刑部侍郎楊汝士詩後成最佳元白嘆服汝士醉歸曰我今日  
壓倒元白其詩曰隔座應須賜御屏盡將仙翰入高冥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  
在鯉庭再歲生徒陳賀宴一朝良吏盡傳馨當時疏傳雖云盛詎有茲筵醉醪醴  
曹汾尚書鎮許下其子希幹及第用錢二十萬榜至鎮開賀宜宴日張之於側進士  
胡錡賀啓曰桂枝折處着萊子之彩衣楊葉穿時用魯連之舊箭又曰一千里外觀  
上國之風光十萬軍前展長安之春色

楊汝士尚書鎮東川其子知溫及第開宴汝士命管妓人與紅綾一匹詩曰即君得  
意及青春蜀國將軍又不貧一曲高歌紅一匹兩頭娘子拜夫人

羅玠貞元中及第開宴曲江泛舟汾以溺死後有關試前卒者謂之報羅

裴思謙狀元及第後作紅牋名紙十數詣平康里因留宿詰旦賦詩曰銀缸斜背解

鳴璫小語偷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

鄭合敬及第後宿平康里詩曰春來無處不閑行楚閨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

醒時時聞喚狀頭聲楚娘閨娘妓之尤者

盧肇宜春人與同郡黃頰赴舉頰富肇貧即牧餞頰甚盛肇策蹇而過明年肇狀元

及第歸刺史以下迎接因看兢渡肇席上賦詩曰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奪得錦標

歸

彭伉湛賁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又湛姨也伉舉進士擢第湛猶為縣吏妻族為置買

宴皆官人名士伉居席之右一座盡傾湛至命飯於後閣甚無難色其妻忿然責之

曰男子不能自勵窘辱如此復何為客湛感其言孜孜學業未數載一舉登第伉常

悔之其時伉方跨驢縱遊郊郭忽有家僮馳報湛即及第伉失聲而墜故袁人謔曰

湛賁及第彭伉落驢

薛逢晚年厄於宦途常策贏赴朝直新進士綴行而出團司所由輩見逢斥令回避

逢遣一介曰報道莫乞相阿婆三五年少時也曾東途西抹來



王勃字子安。文中子之孫。早負俊聲。其父福時官洪都。勃自汾省覲。舟次馬當。阻風。濤不得進。因泊廟下。登岸縱觀。忽見一叟坐石磯上。鬚眉皓白。顧盼異常。遙謂勃曰。少年子何來。明日重九。滕王閣有高會。若往會之。作為文詞。足垂不朽矣。勃笑曰。此距洪都為程六七百里。豈一夕所能屆耶。叟曰。茲乃中元水府。是吾所司。子若決行。吾當助汝。勃方拱謝。忽失叟所在。依其言。發舟。清風送帆。倏抵南昌。及旦入謁。果不爽期。時都督閻公有婿吳子章。與筵。公令宿構序文。欲以誇客。及宴先授簡四座。四座咸辭。次第至勃。受命不讓。時勃年十四。坐於席末。閻公意不平。乃命吏俟於勃後。俟下筆。即報。勃說起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笑曰。老生常談耳。次云。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曰。故事也。又報曰。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公即不語。俄而數吏沓至報公。即領頤而已。至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不覺矍然曰。真天才也。頃而文成。公大悅。子章聞之。慚而退。公私宴勃。既行。贈以五百緡。迨迴船至馬。當見前叟依然坐石磯上。勃趨進拜謝。仰而陳詞曰。某昨蒙冥祐。謹已啣德矣。不識此生休咎。可得聞乎。叟曰。少年子無以進取為也。子神強骨弱。氣清體羸。目精不全。腦骨虧陷。但恐秀而不實。終非遐遠耳。此自天定。子將奈何。雖然。吾少有煩於子音。吾與長蘆神戲。久被博債。子今過其祠下。可焚陰錢十萬。為吾償之。言已。冉冉沒於

水際勃後經長蘆。偶忘前約。忽有群鴉飛集牆上。毋不得前。勃悟焚錢。遂獲利濟。勃後竟罹天折。一如老吏之言。

咸通中新進士。集月燈閣為感踊會。四面看棚櫺比。同年肆覽。鄒希回年七十餘。榜末及第。時同年將欲即席。希回堅請。更一巡歷。或譴之曰。彼亦何敢望回。

神龍以來。杏園宴後。皆於慈恩寺塔下題名。同年中推善書者紀之。他時有將相則朱書之。及第後知聞。或遇未及第時題名。則為添前進士字。或詩曰。曾題名處添前字。送出城時乞舊詩。

苗台符六歲能屬文。聰悟無比。十餘歲博覽群籍。著羣心三十卷。年十六及第。張讀亦幼擅詞賦。年十八及第。同年進士。又同佐鄭薰少師宣卅幕。二人嘗列題於西寺東廊。或竊注之。曰。一雙前進士。兩個阿孩兒。台符十七不祿。讀位至禮部侍郎。

李煬題名於昭歷縣樓。韋瞻戲題曰。渭水秦川拂眼明。希仁何事寔詩情。多應學得虞姬壻。書字纔能記姓名。白樂天一舉及第。詩曰。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時年二十七。省試性習相近。遠賦玉川記。方流詩。携謁李逢吉。初不以為意。及覽賦頭。曰。噫。下自人上。達由君成。德以慎立。性由習分。逢吉大奇之。

裴晉公質狀眇小。有相者曰。郎君形神不入相書。若不至貴。即當餓死。今殊未見貴。

處一日遊香山寺。有婦人致一緹縉於僧伽蘭楯上。祈祝良久。擲筭瞻拜而去。少頃度見緹縉在舊處。知其遺忘也。又料追付不及。遂收取以待。至暮婦人竟不至。詰旦復携之往。寺門始闢。見向者婦人疾趨而至。撫膺惋嘆。度從而問之。婦人曰。阿父無罪被繫。昨告人假得主帶二。屋帶二。以賂津要。不幸遺失。吾父之禍無所逃矣。度因授之。婦人拜泣。請留其一。度不答而去。後見相者曰。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非某所知也。度果位極人臣。

劉虛白與太平裴垣。早同研席。及垣主文。虛白猶是舉子。試雜文日。簾前獻詩曰。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火一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着麻衣待至公。

方干師徐凝。干嘗刺凝曰。把得新草詩裡論。反語曰。村裡老。李頰師方干。後頰及第。詩僧清越贈干詩云。弟子已得桂。先生猶灌園。

李翱云。韓退之之文。古之文也。其人古之人也。宜春黃頰師愈。亦振名頗都。盧肇為碑版。則唾之而去。愈與人交。有死即恤其孤。為畢婚嫁。孟郊張籍之類是也。

韓愈皇甫湜。一代龍門。牛僧孺携所業謁之。其首篇說樂。韓始見題。即掩卷問曰。且以拍板為什麼。僧孺曰。樂句。二公大稱賞。俟其他適訪之。大書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訪。翌日遺闕以下。咸往投刺。因此名振。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齋食僧厭之乃齋罷而後擊鐘播至已飯矣後二紀來鎮是邦向題字已碧紗幕其上播作詩曰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而今始得碧紗籠

鄭朗相公遇一僧曰即君位極人臣然無及第之分及第即一生厄塞既而狀元及第賀客盈門唯此僧不至及重試退黜言者甚眾此僧獨賀曰富貴在裡竟如所卜徐商相公於中條山寺讀書隨僧洗鉢

元和中李涼公下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時有詩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爛銀文似錦相將白日上青天

李德裕頗為寒峻開路及南遷或有詩曰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

杜紫微覽趙渭南卷詩云殘星幾點鴈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因目擬為趙倚樓復贈詩曰今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灞陵鯨海動翰苑鶴天寒

李太白謁賀知章知章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

孫偓嘗夢積木數百偓踐履往復請李處之圓之李曰賀即君喜來年必是狀元何者已居眾材之上也果如其言



畢誠相公及第年。夜聽響卜。久無所聞。俄遇人投骨於地。群犬爭趨。又一人曰。後來者必衝得。

鄭董侍郎主文。誤謂顏標乃魯公之後。時徐方未定。意在激勸忠烈。即以標為狀元。及謝恩日。從容問及廟院。標曰。寒峻未嘗有也。始知誤取。或朝曰。主司頭惱。大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

李延璧就試。夜於鋪內。偶獲半臂。延璧起取衣之。同鋪曰。此得非神授。逡巡有人擒捉。大呼曰。捉得偷衣賊也。

裴筠婚蕭楚公女。問名未幾。便擢進士第。羅隱以一絕刺之。詩曰。細看月輪還有意。信知青桂近嫦娥。許孟容進士及第。學究登科。時號錦襖子。上着娑衣。

皇甫湜與李書生曰。近風偷薄。進士尤甚。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說。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為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矣。書字未識偏旁。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

沈雲翔十人。交通中貴。號芳林十哲。芳林門名。由此入內。

劉業特賜及第。韋岫賀之曰。三十浮名。每年皆有。九重知己。曠代所無。

李摯與李敏。同姓同歲。同門同年登第。摯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般同。

秦韜玉貴公子行。曰塔前莎毯綠不卷。銀龜噴香挽不斷。亂花織錦柳撚線。裝點池臺畫屏展。却笑書生把書卷。學得顏回忍饑面。

杜德祥放榜曹松等五人。年俱七十餘。時謂之五老榜。

張倬落第。捧登科記頂戴曰。此千佛名經也。

平曾謁華州李相不遇。吟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銀屏畫不開。詩卷却拋書袋裡。

譬如閑看華山來。

劉生魯風投謁所知。為典謁所阻。吟曰。萬卷書生劉魯風。烟波萬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生毛不為通。

長沙日試萬言。王璘詞學富贍。非積學所致。崔詹事廉問。特表薦之於朝。先是試之於使院。璘請書吏十人。皆給几硯。璘珍縑捫腹往來。口授十吏。筆不停輟。首題黃河賦三千字。數刻而成。又寫散餘花落詩三十首。援毫而就。時忽風雨暴至。數幅為迴飈所卷。泥滓霑漬。不勝舒卷。璘曰。勿取。但將紙來。復縱筆一揮。斯須復十餘篇矣。時未停午。已積七千餘言。崔公語試官曰。萬言不在試限。但請召來飲酒。黃河賦復有僻字百餘。請璘對眾朗宣。旁若無人。至京時。路巖方當軸。遣一介召之。璘意在沾激。曰。請俟見帝後。巖聞之大怒。亟命奏廢萬言科。璘杖策而歸。放曠於杯酒間。雖屠沽

無間然矣。

姚巖傑。梁公元崇之裔孫也。童丕聰悟絕倫。弱冠博通墳典。慕班固司馬遷為文。時稱大儒。常以詩酒放逸江左。尤肆凌忽。前達旁若無人。唐乾符中。顏標典鄱陽郡。踰塲公宇初構。請巖傑紀其事。文成燦然千餘言。標欲刊去一兩字。巖傑大怒。標不能容。時已勒石。遂命覆碑於地。磨去其文。巖傑以一篇紀之曰。為報顏公識我麼。我心惟祇與天和。眼前俗物關情少。醉後青山入夢多。田子莫嫌彈鋏恨。甯生休唱飯牛歌。聖朝若為蒼生計。也合公車到薜蘿。盧肇牧歙州。巖傑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肇知其使酒。以手書褒美。贈以束帛。辭云。兵火之後。郡中凋弊。無以迎逢大賢。巖傑復以長牋激之。肇不得已。迺至郡齋。待如公御禮。既而日肆傲睨。輕視於肇。肇常以篇詠誇於巖傑。曰。明月照巴天。巖傑大笑曰。明月照一天。奈何獨言巴天耶。肇漸不得意。無何會於江亭。時蒯希逸在席。盧請目前取一事為酒令。尾有樂器之名。肇令曰。遠望漁舟。不濶尺八。巖傑遽飲酒一器。凭欄嘔噦。須臾即席。還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其侮慢倨傲如此。

中書令白敏中鎮荆南。杜蘊廉問長沙請從事。盧發致聘焉。發酒酣傲睨。公少不懌。因改著詞令曰。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闕掌洪爐。少年從事誇門第。莫向尊前氣。

色粗發答曰十姓胡中第六胡。文章官樣勝崔盧。暫來關外分憂寄。不稱賓筵語氣粗。公極歡而罷。

崔澹主試。以至仁伐至不仁為賦題。時黃巢方熾。因為無名子嘲曰。主司何事薄吾皇。解把黃巢比武王。

盧汪門族甲天下。舉進士不第。詩曰。惆悵興亡繫綺羅。世人猶自選青娥。越王解破夫差國。一箇西施已太多。晚年失意作酒胡子歌曰。胡貌類仁。傾側不定。緩急由人。不在酒胡。酒胡一滴不入腸。空令酒胡名酒胡。

劉得仁貴主之子。出入舉場。竟無所成。曰。外家雖是帝。當路且無親。既終僧。猶白詩曰。忍苦為詩。身到此。冰魂雪魄已難招。直教桂子落墳上。生得一枝冤始銷。

蔣凝應宏詞。為賦止及四韻。頃刻播傳。或稱之曰。白頭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粧。貞元中。白樂天應宏詞。試漢高祖斬白蛇賦。考落。蓋賦有知我者。斬白帝。不知我者。謂我斬白蛇也。登科之人。賦並無聞。白公之賦。傳於天下。

趙牧效李長吉為短歌。可謂聲金結繡。而無痕蹟。

崔櫓梅花詩曰。強半瘦。因前夜雪。數枝愁。向晚來天。又曰。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蓮花詩曰。無人解把無塵袖。盛取殘香盡日憐。



李濤有詩名如水聲長在耳。山色不離門。掃地樹留影。拂牀琴有聲。又落日長安道。秋槐滿地花。

任濤詩有露團沙鶴起。人臥釣船流。數舉不策。李隲廉察江西。特放脚役。有論列者。隲判曰。江西境內為詩得及濤者。即放色役。不止濤也。

周絨為角賦。云前衝後敵。無非有力之人。左攫右擊。盡是用拳之手。

張喬試月中桂詩云。與月長洪濛。扶踈萬古同。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每以圓時足。還隨缺處空。影高群木外。香滿一輪中。未種青霄日。應虛白兔宮。何當因羽化。細得問神功。

謝廷浩以詞賦著名。號錦繡堆。

李洞詩云。藥杵聲中擣殘藥。茶鐺影裡煮孤燈。送人歸日本詩云。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

吳子華詩云。暖漾魚遺子。晴遊鹿引麕。

進士褚載。投贄於蘇威侍郎。有數字犯諱。載啓謝略曰。曹興之圖畫難精。終慚誤筆。殷浩之矜持太過。翻達空函。

李義山重九日。謁令狐相。不見。題詩屏風而去。詩曰。曾共山公把酒卮。霜天白菊正

離披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莫學漢臣栽首帽。還同楚客詠江離。即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得再窺。

薛保遜好巨編。自號金剛杵。太和中公卿之門。卷軸填委。率為閹媪脂燭之費。因之平易者曰。若薛保遜卷。即所得倍於常也。

盧肇初舉。先達或問所來。肇曰。某哀民也。或曰。袁州出舉人耶。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由沅州出。龜甲。九肋者蓋稀矣。

李白戲贈杜甫曰。飯顆山前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因何太瘦生。祇為從來作詩苦。

舉人率以白紙糊案子面。鄭昌圖詩曰。新糊案子其白如銀。出試入試。千春萬春。鄭光業有一巨皮箱。凡投贄有可嗤者。即投其中。號曰苦海。

鄭光業策誠夜。有同人突入。吳語曰。必先必先。可相容否。光業為輟半鋪之地。其人曰。杖取一杓水。更託煎一碗茶。光業欣然為取水煎茶。居二日。光業狀元及第。其人

啓謝曰。既煩取水。更便煎茶。當時不識貴人。凡夫肉眼。今日俄為後進。窮相骨頭。賈島不善程試。每試自疊一幅。巡鋪告人曰。原夫之輩。乞一聯。

咸通末。執政病舉人。僕馬大盛。奏請進士並乘驢。鄭光業軀幹偉大。或嘲曰。今年勅

下盡騎驢短轡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  
崔櫓酒後忤陸肱郎中以詩謝曰醉時顛蹶醒時羞翹彙催人不自由  
臣耐一雙窮  
相眼不堪花卉在前頭

衛元規酒後忤丁僕射以書謝曰自茲囚酒星於天獄焚醉目於秦坑

元相公在浙東賓府有薛書記酒後因爭令以酒器擲傷公猶子遂出幕既去作十  
離詩以獻犬離主筆離手馬離厩鸚鵡離籠燕離巢珠離掌魚離池鷹離主竹離亭  
鏡離臺犬詩云馴擾朱門四五年毛香足淨主人憐無端咬着親情客不得紅絲毯  
上眠筆詩云越管宣毫始稱情紅牋紙上撒花瓊都緣用久鋒頭盡不得羲之手內  
擎鸚鵡詩云隴西獨自一孤身飛去飛來上錦裯都緣出語無方便不得籠中更喚  
人燕詩云出入朱門未肯拋主人常愛語交交啣泥污穢珊瑚簞不得梁間更壘巢  
馬詩云雲耳紅毛淺碧蹄追風曾到日東西為驚玉面郎君墜不得華軒更一嘶珠  
詩云皎潔圓明内外通清光似照水晶宮都緣一點瑕相玷不得終宵在掌中魚詩  
云戲躍蓮池四五秋常搖朱尾弄綸鈎無端擺斷芙蓉朶不得清泉更一遊鷹詩云  
爪利如鋒眼似鈴平原捉兔趁高情無端竄向青雲外不得而今手上擎竹詩云蒼翁  
鬱初栽四五行常將正節負秋霜為緣青筍鑽牆出不得垂陰覆玉堂鏡詩云鑄寫

黃金鑑始開。初生三五月。徘徊為遭無限塵蒙垢。不得華堂上玉臺。

元公詩曰。馬上同携今日盃。洞邊還拂去年梅。年年只是人空老。處處何曾花不開。歌詠每添詩酒興。醉酣還命管絃來。尊前百事皆依舊。檢點惟無薛秀才。

荆南解比號天荒。大中四年。劉蛻以是府解及第。時崔鉉作鎮。以破天荒錢七十萬。資蛻。蛻謝書略曰。五十年來。自是人廢。一千里外。豈曰天荒。

溫庭筠燭下未嘗起草。龍袖凭几。每賦一咏一吟而已。場中號八吟。

李鎮知揚州。章孝標賦春雪詩云。六出飛花處處飄。黏窻拂砌上寒條。朱門到晚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消。

張祜客淮南幕中赴宴。杜牧同坐。有所屬意。索骰子賭錢。酒後微吟曰。骰子巡巡裹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祜曰。但知報道金釵落。髣髴還應露指尖。

溫飛卿喜為人代筆。沈侍郎主文。特召飛卿簾前試之。或曰。潛救八人矣。

裴慶餘佐李公淮南幕。嘗遊江。舟子刺船篙。濺水濕近坐。公色變。慶餘作詩曰。蒲額鵝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衣濕。知道巫山行雨歸。

張廷裕乾寧中在內廷。文書敏捷。號下水船。姚洎號急灘頭。上水船。

令狐趙相鎮維揚。與張祜狎燕。公行令曰。上水船。風又急。帆下人。須好立。祜曰。上水



船船底破好看客莫倚桅

長安有僧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語意相合處張籍頗恚之冥搜愈切因得句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經往誇揚乃曰此應不合前輩意也僧笑曰此有人道了也籍曰何人僧乃吟曰見他桃李樹思憶後園春籍因撫掌大笑

張祐憶柘枝詩曰鴛鴦綉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白樂天呼為問頭祐曰明公亦有目連經長恨詞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此不是目連訪母耶張孝標及第後寄淮南李紳詩曰及第全勝十政官金湯渡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路為報時人洗眼看紳亟以一絕答之曰假金方用真金鑲若是真金不鑲金十載長安得一第何須空復用高心

王起長慶中再主文柄志欲以白敏中為狀元病其人與賀拔甚往還甚蓋有文而落拓者因密令親知申意俾敏中與甚絕所親復約敏中忻然皆如所教既而甚造門左右給以敏中他適甚遲留不言而去俄頃敏中躍出連呼左右甚於是悉以寔告乃曰一第何門不致奈何輕負至交相與盡醉負陽而寢所親見之大怒而去告於起且云不可必矣起曰我比祇得白敏中今當兩取賀拔甚矣

貞元中李元賓韓愈李絳崔羣同年進士先是四君子之定交久矣共遊梁補闕肅

之門。居二歲。肅未之面。而四賢造肅多矣。靡不偕行。肅奇之。一旦延接觀等。俱以文學為稱。復獎以交遊之道。然肅有人倫之鑒。觀等既去。復止絳。群曰。公等文行相契。他日皆振大名。然二君子位極人臣。勉旃勉旃。後二賢果如所言。

王勳絳州人。開元中在中書舍人。先是五王出閣。同日受冊。有司忘載冊文。百官在列。方知缺禮。勳召小吏五人。各執管口授分寫。一時俱畢。

開元中李翰林白。應詔草白蓮花開序。及宮詞十首。時方大醉。中貴以冷水沃之。稍醒。白於御前索筆一揮。文不加點。

方千瘦而唇缺。性好侮人。嘗與龍邱李主簿同酌。李目有翳。于改令譏曰。措大喫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着籬。未見眼中安障。李答曰。措大喫酒點鹽。下人喫酒點鮓。只見手臂着欄。未見口唇開袴。

裴令公居東洛。夜宴聯句。元白有得色。次至楊汝士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曰。笙歌鼎沸。勿作此冷淡生活。元曰。樂天能全其名。

高祖呼裴寂為裴三。明皇呼宋濟為宋五。德宗呼陸贄為陸九。韋澳孫宏同在翰林。懿宗賜銀餅餽食之甚美。皆乳酪膏腴所製。

趙嘏詩曰。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果止於渭南尉。

舊語一日聞多見少。跡靜心動。卷頭有眼。肚裡沒噴。二日貌謹氣和。見面少。聞名多。切忌六事。一就門生同年求及第。二求僧道薦。三對人前說中表在重位。四誇作客。五愛享後進酒食。六沒用處。

高渙久舉不第。或譴之曰。一百二十箇蠅娘。推一箇屎塊不上。

王冷然上時宰書曰。公有文章時。豈不欲文章者見之手。公未富貴時。豈不欲富貴者見之手。今貴稱當朝。文稱命代。見天下有文章未富貴者。宜何如哉。

溫憲天啓中及第。為山南從事。李巨川表述其淹屈曰。蛾眉先妬。明妃為去國之人。援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

胡鉦與裴度會。犯令者擊以鐵躋。鐵躋燈臺也。

顧雲大順中。同羊昭業等脩史。時劉子長僕射有清名。雲求高逢休諫議書為先容。雲啓潛閱之。凡一幅並不言雲。但云昭業等擬將一尺三寸汗脚踏地。燒殘龍尾道。懿宗雖薄德。不任彼前人羅織。執大政者亦太悠悠。雲嘆息而已。

李相讀春秋。誤以叔孫婁勅略呼為勅咎。有小吏曰。某緣師受。誤呼文字。今聞相公呼婁為婁。方悟之耳。公曰。不然。因檢釋文。果勅畧反。公大慚。號小吏一字師。

鍾輻建山齋。手植一松。夢宋衣吏曰。松圍三尺。子當及第。後三十年策名。松圍果然。

李賀年七歲名動京師韓退之皇甫湜覽其文曰若是古人吾曾不知若是今人豈有不知之理二公因詣其門賀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令面賦一篇目為高軒過陸龜蒙卒顏堯誌其墓吳子華為祭文曰觸不碎潭下月拭不滅玉上塵

顧蒙為文慕燕許刀筆

太和二年裴休等二十三人登詞科時劉蕡對策萬餘言深究治亂之本又多引春秋大義雖公孫宏董仲舒不能肩也自休以下靡不斂衽然以指斥貴倖不顧忌諱有司知而不取時登科人李邵詣闕進疏請以己之所得易蕡之所失疏奏留中蕡期月之間屈聲播于天下

進士榜黏黃紙四張以淡墨籠筆書禮部貢院四字

劉光遠作詩尤能埋沒意緒

蜀路有飛泉亭詩板百餘薛能過之盡打去唯留李端巫山高一篇

庾承宣王文六七年方賜金紫門生李石已恩賜矣石以紫袍金魚獻座主

何涓為瀟湘賦天下傳之同時潘緯以古鏡詩著名或曰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

夕賦瀟湘

段維嗜煎餅一餅熟成一韻詩



柳公權武宗朝在內庭上嘗怒一宮嬪久之既而復召謂公權曰朕怪此人然若得學士一篇當釋然矣目御前蜀箋數十幅授之公權畧不佇思而成一絕曰不分前時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却得君王顧重入椒房拭淚痕上大悅賜錦綵二百匹令宮人上前拜謝之

陳嶠謁安陸鄭誠三年方一相面從容誠謂嶠曰識閔廷言否嶠曰偶未知聞誠曰不妨與之往還其人文似西漢

唐時新進士尤重櫻桃宴乾符四年劉鄴第二子章及第時狀頭以下方議釀率章潛遣人預購數十樹獨置是宴大會公卿時京國櫻桃初出雖貴達未適口而覃山積鋪席復和以糖酪者人享蠻畫一小盜亦不啻數升以至參御輩靡不霑足

唐進士杏花園初會謂之探花宴擇少俊二人為探花使徧遊名園若他人先折得花二人皆受罰

安定郡王立春日作五辛盤

晉國公裴度討淮西題名於華嶽廟之闕門後司空圖題詩紀之曰嶽前大隊赴淮西從此中原見戰鼙石闕莫教苔蘚上分明認取晉公題

李程貞元中試日五色賦先榜落矣初出試場於陵省宿歸第遇程於省門詢之所

試程探靴鞞中得賦藁示之其破題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於陵覽之謂程曰公今須作狀元翌日雜文無名於陵深不平乃於故冊子末繕寫而斥其名氏携之以詣主文從容給之曰侍郎今者新賦試奈何用舊題主文辭以非也於陵曰不止題目向有人賦此韻脚亦同主文大驚於陵乃出程賦示之主文歎賞不已於陵曰當今場中若有此賦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無則已有即非狀元不可也於陵曰苟如此侍郎已貴賢矣此乃李程所作亟命取程所納而對不差一字主文因而致謝謀之於陵於是擢為狀元前榜不復收矣或云出榜重收程後出鎮大梁聞浩虛舟應宏詞復賦此題頗慮浩愈於己專馳一介取原本既至將啟緘尚有憂色及覩浩破題曰麗日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程在裡

牛僧孺始舉進士致琴書於灞漣聞先以所業謁韓愈皇甫湜時首造愈值愈他適留卷而已無何愈訪湜而僧孺亦及門二賢覽刺忻然同契延接詢及所止對曰某方以薄伎小醜呈於宗匠進退惟命一囊猶實於國門之外二公披卷卷首有說樂一章未閱其詞遽曰斯高文且以拍板為何等對曰謂之樂句二公相顧大喜曰斯高文必矣僧孺因謀所居二公沉然良久乃曰可於客戶稅一廟院僧孺如所教造門致謝二公又誨之曰某日可遊青龍寺薄暮而歸二公聯鑣至彼因大署其門曰

韓愈皇甫湜同訪幾官不遇。翌日輦轂名士咸觀焉。奇章之名由是赫然矣。僧孺既及第過堂。宰相謂曰：掃廳奉候。僧孺獨出曰：不敢。眾聳異之。

費冠卿元和二年及第。以祿不及親。永懷罔極之念。遂隱於九陽池華山。長慶中殿中侍御史李行修舉冠卿孝節。徵拜右拾遺。制曰：前進士費冠卿嘗與計偕。以文中第祿不及於榮養。恨每積於永懷。遂乃屏身邱園。絕跡仕進。守其至性。十有五年。峻節無雙。清飈自遠。夫旌孝行。舉逸人。所以厚風俗而敦名教也。宜陳高獎。以敝薄夫。擢參近侍之榮。戴行移忠之效。可右拾遺。冠卿竟不應徵命。

張祐元和長慶中。深為令狐楚所知。楚鎮太平日。自草薦表。令以新舊格詩三百篇。隨表進獻。辭畧曰：凡制五言。合苞六義。近多放誕。靡有宗師。前件人久在江湖。早攻篇什。研幾甚苦。搜輯頗深。流輩所推。風格罕及。謹令錄新舊格詩三百首。自光順門進獻。望請宣付中書。祐至京師。方屬元稹在內庭。上因召問祐之詞藻高下。稹對曰：張祐雕蟲小巧。壯夫恥不為者。或獎激之。恐變陛下風教。上頷之。由是失意而歸。祐以詩自悼。曰：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不更疑。

崔鄭侍郎既拜命於東郡。試舉人。三署公卿皆祖於長樂傳舍。冠蓋之盛。罕有加也。時吳武陵任太學博士。策蹇而至。鄭聞其來。微訝之。乃離席與言。武陵曰：侍郎以峻

唐八言卷一  
德偉望為明天子選才。武陵敢不薄施塵露。向者偶見太學生數十輩。楊眉抵掌讀一卷文書。就而觀之。乃進士杜牧阿房宮賦。若其人真王佐才也。侍郎官重。恐未暇披覽。於是縉笏朗宣一遍。郾大奇之。武陵請曰。侍郎與狀頭。郾曰。已有人。武陵曰。不然。則第三人。郾曰。亦有人。武陵曰。不得已。即第五人。郾未遑對。武陵曰。不爾。却請此賦。郾應聲曰。敬依所教。既即席。白諸公曰。適吳太學以第五人見惠。或曰。為誰。曰。杜牧。眾有以牧不拘細行。問之。春。郾曰。已許吳君。牧雖屠狗不能易也。崔郾東都放榜。西都過堂。杜紫微詩曰。東都放榜未花開。三十三人走馬迴。秦地少年多釀酒。即將春色入關來。

咸通十二年。禮部侍郎高湜知舉。榜內孤平者。公乘億有賦二百首。人多書於壁。許棠有洞庭詩。尤工。時人謂之許洞庭。最者有聶夷中。少貧苦。精於古體。有公子家詩云。種花滿西園。花發青樓道。花下一禾生。去之為惡草。又詠田家詩云。父耕原上田。子斲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又云。鉏田當日午。汗滴禾下土。誰念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又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剗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為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所謂言近意遠。合三百篇之旨也。

張曙崔昭緯。中和初。西川同舉。相與詣日者。問命。時曙自恃才名籍甚。人皆目為將。



來狀元崔亦分居其下。無何日者殊不顧曙。第自崔曰。將來萬卷高第。曙有愠色。曰者曰。郎君亦及第。然須待崔家郎君拜相。當此時過堂。既而曙果以慘恤不終場。昭緯其年首冠。曙以篇什刺之曰。千里江西陪驥尾。五更風小失龍鱗。昨夜浣花溪上雨。綠楊芳草為何人。崔甚不平。會夜飲。崔以巨觥飲張。張推辭再三。崔曰。但喫却待我作宰相。與郎君取狀頭。張拂衣而去。因之大不叶。後七年崔自內廷大拜。張後於裴贄下及第。果於崔下過堂。

羅虬詞藻富贍。與宗人隱。歎齊名。咸通乾符中時號三羅。廣明庚子亂後。去從鄜州李孝恭。籍中有紅兒者。善為音聲。常為副戎屬意。會副戎聘隣道。虬請紅兒歌而贈之。繪綵。孝恭以副車所盼。不令受之。虬怒拂衣而起。詰旦手刃紅兒。既而思之。乃作絕句百篇。號比紅兒詩。大行於時。

韓偓天復初入翰林。其年冬車駕幸鳳翔。偓有扈從之功。返正初。帝面許用偓為相。偓奏云。陛下運契中興。當須用重德鎮風俗。臣座右右僕射趙崇。可以副陛下是選。乞回臣之命。授崇。天下幸甚。帝甚嘉嘆。翌日制用崇。暨兵部侍郎王贊為相。時梁太祖在京。素聞崇輕佻。贊又有嫌。乃馳入請見於帝。具言二公長短。帝曰。趙崇乃韓偓荐。時偓在側。梁王叱之。偓奏臣不敢與大臣爭。帝曰。韓偓出尋謫官入闕。故偓詩

曰。手風傭展八行書。眼病休看九局棋。窗裡日光飛野馬。案前筠管長蒲蘆。謀身拙為安蛇足。報國危曾捋虎鬚。滿世可能無默識。未知誰擬是齊竽。

武公幹者。常事蒯希逸秀才。十餘歲。異常勤幹。泊希逸擢第。幹辭以親在。乞歸就養。希逸堅留不住。既嘉其忠孝。以詩送之。略曰。山險不曾離馬後。酒醒長見在牀前。同人醪絹贈行。皆有繼和。

開明中。溫庭筠才名藉甚。然而罕拘細行。以文為貨。識者鄙之。無何執政間。復有惡奏庭筠。攪擾場屋。出隨州方城縣尉。時中書舍人裴垣當制。忸怩含毫久之。時有老吏在側。因訊之。升黜。對曰。舍人合為責詞。何者。入策進士。與望州長馬齊資。坦釋然。故有澤畔長沙之比。庭筠之任。文士爭為詞送。唯記唐天得其尤。曰。何事明時泣玉頻。長安不見杏園春。鳳凰詔下誰害命。鸚鵡才高却累身。且飲醪醑消積恨。莫辭黃綬拂行塵。方城若比長沙遠。遊隔千山與萬津。

隴西李舟與齊暎友善。暎為將相。舟為布衣。舟致書於暎。以交不以貴也。時暎左遷于夔。書曰。三十三官足下。近年以來。宰臣當國。多與故人禮絕。僕以禮處足下。則足下長者。僕心未忍。欲以故人處足下。則慮悠悠之人。以僕為諂。幾欲修書。遂巡至今。忽承足下出守夔國。為蒼生之望。不為不幸。為足下之謀。則名遂身退。斯又為難。僕

知時者謹以為賀。但鄱陽雲安道阻且長，音塵絕蔑，永望增嘆。僕所病沉痾，方率子弟力農，與世踈矣。足下亦焉能不踈僕耶？足下素僕所知，其於得喪固恬如也。然朝臣如足下者寡矣。明主豈當不察之耶？惟強飲自愛，珍重珍重。

許棠久困名場，咸通末馬戴佐大同軍幕，棠往謁之。一見如舊識，留連數月。但詩酒而已，未嘗問所欲。忽一日大會賓友，命使以棠家書授之。棠驚愕，莫知其來。啟緘，乃是戴潛遣一介恤其家矣。

王源中，文宗時為翰林承旨。暇日與諸昆季蹴踘於太平里第。毬子擊起，悞中源中之額，薄有所損。俄有急召比至，上訝之。源中具以上聞，上曰：卿大雅睦，命賜酒二盤，每盤貯十金碗，每碗各容一升許，宣令并碗賜之。源中飲之無餘，略無醉容。

李敬者，本夏侯孜之傭也。孜久厄塞名場，敬寒苦備歷，或為其類所引，曰：當今北面官人，入則內貴，出則使臣，到所在打風打雨，爾何不從之？而孜孜事一箇窮措大，有何長進？縱其不然，堂頭官人。

此輩謂堂吏為官人

豐衣足食，所往無不赴。敬驟然曰：我使頭及

第還擬作西川留後，眾皆非笑。時孜於壁後聞其言，凡十餘歲，孜自中書出鎮成都，臨行有以即更托者，一無所諾。至鎮用敬知進奏，而執掌極矣。向之笑者，率多伏敬。初孜未過，份俾風塵，所跨蹇驢，無故墜井。及朝士之門，或逆旅舍，常多齟齬。時人號

曰不利市秀才。竟登將相。

秦韜玉出入田令孜之門。車駕幸蜀。韜玉已拜丞郎判驤。及上歸。公主文韜玉准敕放第。仍編入其年榜中。韜玉致書謝新人。皆呼同年。略曰二條燭下。雖阻文闈。數仞墻邊。幸同恩地。

陳蟠叟父岵。富有詞學。尤溺於內典。長慶中常注維摩經。進上。有中旨令與好官執政。謂岵因內道場僧進京。頗抑挫之。止授少列而已。蟠叟形質短小。長喙疎齒。尤富文學。自負王佐之才。大言騁辯。雖接對公相。旁若無人。復自料非名教之器。弱冠度為道士。隸名於昊天觀。咸通初降聖之辰。三教論議。黃衣屢北。帝小不懌。宣下令後輩新入內道場。有能折衝浮屠者。許以自荐。蟠叟攝衣奉詔。時釋門為主論曰。誤引涅槃經疏義。蟠叟應聲叱之曰。皇帝山呼大慶。阿師口稱獻壽。而經引槃涅犯大不敬。始其僧謂蟠叟不通佛書。既而錯愕。殆至顛墮。自是連挫數輩。聖顏大悅。左右呼萬歲。其日簾前賜紫衣一襲。蟠叟由是恣其輕侮。高流宿德多患之。潛聞帝聽云。蟠叟衣冠子弟。不願在冠帔。思理一邑以自效。於是中旨授池州至德縣令。蟠叟蒞事未終。考秩。拋官詣闕上事。通義劉瞻引為羽翼。非時召對數刻。蟠叟所陳凡數十節。備究時病。復曰。臣請破邊城一家。可以贍軍一二年。上問邊城何人。對曰。宰相路巖。



親吏既而大為嚴所恚怒翌日敕以蟠叟誣罔上聽詆訐大臣除名為民流愛州蟠叟雖至顛蹶輒不以道自屈素有重墮之疾歷聘藩后率以肩輿造堦廡所至無不仰止及嚴貶蟠叟得量移為鄧州司馬時屬廣明庚子之後劉巨容起徐將得襄陽不能知蟠叟待以巡屬一州佐耳蟠叟沿漢南下中途與巨容幕客書云已出無禮之鄉遂入道遙之境巨容得之大怒遣健步十餘輩移牒潭州追捕蟠叟時天下喪亂無人為之隄防既而為卒伍所凌全家忻漢至賈壘後門殺之三十餘口無遺類昭宗皇帝頗為孤進開路崔凝覆試但是子弟無文章高下率多退落其間屈人頗多孤寒中唯程晏黃韜擅場之外其餘以呈試考之濫得亦不少矣然如王貞白張蟠律詩趙觀聞古風之作皆臻前輩之闡闕者也

張漬會昌五年陳商下狀元及第翰林覆落漬等八人趙渭南遺漬詩曰莫向春風訴酒杯謫仙真個是仙才猶堪與世為祥瑞曾到蓬山頂上來

顧非熊况之子滑稽好辯凌鑠氣焰子弟為眾所怒非熊既為所排在舉場垂三十年屈聲聒人耳會昌中陳商放榜上怪無非熊名召有司追榜放及第時天下寒峻皆知勸矣詩人劉得仁賀詩曰愚為童稚時已解念君詩及得高科晚須逢聖主知



記事珠

唐 馮贇纂

讀書數真珠以記

于授幼時家以綠真珠勝為簾柙授讀書數真珠以記日輒一遍

玉女進食

嵩高山下有石室名謨鵠內有仙書無數昔之人方回讀書于內玉女進以飲食

馬鬼錦鞮

楊貴妃死之日馬鬼媪得錦鞮一隻過過客一翫百錢前後獲錢無數

續骨膏

武帝以金彈彈鳥破其白光琉璃馬鞮甚悔恨之李少君取續骨和稀膏接之映日

而視初無損處

自然簾

徐福為始皇作自然之簾懸于宮門始皇抱文珠置膝上其簾便下去之則簾自捲

不事鈎故又名不鈎

無字碑

趙崇凝重清介。門無雜賓。慕王濛劉真長之風也。標格清峻。不為文章。號曰無字碑。

安石榴

李漢碎胡瑪瑙盤。盛送王宮。曰安石榴。宮見之不疑。既食乃覺。

香尉

漢雍仲子進南海香物。拜涪陽尉。人謂之香尉。

蒲桃髻

小兒髮初生為小髻。十數。其父母為兒女相勝之辭。曰蒲桃髻。十穗勝五穗。

魚脊出金釵

寶曆中酉陽人。見釣魚師有魚腦貫黃文。愛而買歸。食至脊上。出金釵一隻。長六寸。

惜春御史

穆宗每宮中花開。則以重頂帳蒙蔽欄檻。置惜春御史掌之。

麴部尚書

汝陽王璿取雲夢石甕。泛春渠以置酒。作金銀龜魚浮沉其中。為酌酒具。自稱釀王。

兼麴部尚書

糠市



洛陽振德坊皆貧民例享糟糠之薄。賀知章目為糠市。

### 碧落侍郎

沈羲為仙人所遇見老人以金按玉盤賜之。後授官為碧落侍郎。

### 獵蠅記室

靈記室多作脯脂。夏則妾人於十步內扇上塗血以撲蠅。脯以青紗障隔塵土。時人呼為獵蠅記室。

### 噴墨

班孟噲墨一噴皆成字。在紙各有意義。

### 九花虬

代宗時范陽貢馬額高九斗。真虬龍也。身被五花紋號九花虬。後以賜郭子儀。

### 茗戰

建人鬪茶為茗戰。

### 溫柔鄉

成帝謂合德為溫柔鄉。曰吾老是鄉足矣。不能效武帝求白雲鄉也。

### 狐穴詩人

唐末有喬子曠者能詩。喜用僻事。時人謂之狐穴詩人。

寶井

范蠡收四方難得之貨。或藏之井。輒謂之寶井。麗色溢於閨房。謂之遊宮。

瓊厨金穴

光武皇后弟郭況家。工治之聲不絕。人謂之郭氏之室。不雨而雷。東京謂况家為瓊厨金穴。

粧點芳草

午橋莊小兒。坡茂草盈里。晉公每使數群羊散于坡上。曰芳草多情。賴此粧點也。

貴家棋子

開成中。貴家以紫檀心。瑞龍腦為棋子。

桃花醋

唐世風俗。貴重胡蘆醬。桃花醋。照水油。

眉目如畫

馬援眉目如畫。

箠聲

齊世祖于南康即作樂有絲無管空中聞有箎聲調節相應

鮫人淚

鮫人之淚圓者成明珠長者成玉筋

歌兩曲

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相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人疑其一聲在鼻

沈約集

謝祕書平生不嗜書獨愛沈約集行立坐臥靡不諷詠

女郎請書

貞元中許商舟行湖中青衣迎入一府女郎請書江海賦碧玉硯銀水玻璃釵為匣

恨不讀書

沈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嘗嘆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聚芳圖百帶

宗測春遊山谷見奇花瑞草則係于帶上歸而圖其形狀名聚芳圖百花帶人多效之

沈休文

沈休文多病六月猶錦帽温爐食薑椒飯不爾則委頓

鶴識字

衛濟川養六鶴日以粥飯啖之三年識字濟川檢書皆使鶴銜取之無差

梨花洗粧

洛陽梨花時人多携酒其下曰為梨花洗粧或至買樹

怯夜幃

胡陽白檀寺幃斜日中有影月中無影不知何故因號怯夜幃

田水聲

淵明嘗聞田水聲倚杖久聽嘆曰秋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

吾師丈人矣

臥蛇

傅咸掌有臥蛇文指甲上隱起花草如雕刻是以文章過人

桃花紙

楊炎在中書後閣糊窗用桃花紙塗以水油取其明甚

得意田



雲陽改氏。值豐年則盡取金錢埋之。九里皆滿。曰有得意田。遂可棄無用金。

一醉六日

張麟一醉六日。啗柱幾半。

袁幄

長安士女。遊春野步。遇名花則藉草而坐。解裊四圍。遮繞如奕碁。謂之袁幄。

貯蘭蕙

王維以黃磁斗貯蘭蕙。養以綺石。累年彌盛。

春草

白樂天有姬善舞。名春草。

屏如意

虞世南以屏如意。爬癢。久之嘆曰。妨吾聲律半工夫。

洗筆

白傅每一詩。輒洗其筆。

杜蘭香

神女杜蘭香。降張碩。碩問禱何如。香曰。消摩自可愈疾。淫祀無益。

唐人詩會  
夢神

夢神曰趾離呼之而寢夢清而吉

書倉

曹曾積石為倉以藏書名曹氏書倉

長七寸

李子昂長七寸

自負書劍

凌倚隱衡山往來自負書劍削竹為擔裹以烏氈倚既死山僧取以供事

支琴

白傳用胡松節支琴

詩成裁窗紙

段九章詩成無紙就窗裁故紙連綴用之九章字惠文

弄葫蘆成詩

王筠好弄葫蘆每吟詠則注水於葫蘆傾已復注若擲之於地則詩成矣

崑崙玉盞

宇文卓方執崑崙玉盞聽左丞檀超高譚不覺墜地

諧噱錄

唐 朱揆纂

蹲鴟

張九齡知蕭昞不學。故相調謔。一日送芋。書稱蹲鴟。蕭答云。損芋拜嘉。惟蹲鴟未至耳。然僕家多怪。亦不願見此惡鳥也。九齡以書示客。滿坐大笑。

狗枷犢鼻

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勗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甚不平。嘗出行于道中。見狗枷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之。賤曰。承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

鴨姓奚

客有曰。犬姓盧。雞姓朱。沈尚書曰。雞既姓朱。則鴨姓奚也。坐上一人謂鴨姓奚。至今傳之。

戲仆

唐道士程子宵登華山上。方隅有顛仆。即中字文翰。致書戲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怪懸之又懸。

謹夢

符堅將欲南伐。夢蒲城出菜。又地東南傾。其占曰。菜多難為醬。東南傾。江左不得也。

浣溪沙孔子

唐宰相孔緯嘗拜官教坊。伶人繼至求利市。有石野猪獨行。先到有所賜。乃謂曰。宅中甚闕。不得厚致。若見諸野猪。幸勿言也。復有一伶至。乃索其笛。指竅問曰。何者是。浣溪沙孔子。伶大笑之。

大虫老鼠

陸長源以舊德為宣武軍行司馬。韓愈為巡官。同在使幕。或譏年輩相懸。陸曰。大虫老鼠。俱為十二屬。何怪之有。

雌甲辰

裴晉公度在相位。日有人寄槐癭一枚。欲削為枕。時郎中庾威世稱博物。召請別之。庾捧玩良久。白曰。此槐癭。是雌樹生者。恐不堪用。裴曰。郎中甲子多少。庾曰。某與令公同是甲辰生。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

負枷

隋河間劉焯。與從姪炫。並有儒學。俱犯法被禁。縣吏不知其大儒也。咸與枷著。焯曰。



終日枷中坐而不見家。炫曰亦終日負枷坐而不見婦。

### 蒼蒼在髻

齊主客郎頓丘李恕身短而袍長。盧詢祖腰粗而帶急。恕曰盧即腰粗帶難。西答曰丈人身短袍易長。恕又謂詢祖曰盧即聰明必不壽。答曰見丈人蒼蒼在髻。羞以自安。

### 少卿

後魏孫紹歷職內外。垂老始拜太府少卿。謝日靈太后曰公年似太老。紹重拜曰臣年雖老卿年太少。后大笑曰是將正卿。

### 戲白

有借界尺筆槽而破其槽者。白其主人曰韓直木如常。孤竹君無恙。但半面之交。忽然折節矣。主人大笑。

### 就溺

顧愷之知信小術。桓元嘗以柳葉給之曰此蟬翳葉也。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引葉自蔽。元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已。以珍重之。

### 蝦蟆

俗嘲云一跳八尺再跳丈六。從春至夏裸袒相逐無地取作。掉尾肅肅。

嗜酒食

徐晦嗜酒沈傅師善食楊復云徐家肺沈家脾其安穩耶。

眼中安障

方干作令嘲李主簿目翳曰只見門外看籬未見眼中安障。

危詩

韓元與顧愷之同在仲堪坐共作危詩一叅軍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仲堪眇一目驚曰此太逼人因罷。

三鹿郡公

袁利見為性頑獷方棠謂表生已封三鹿郡公蓋譏其太麓疎也。

姓木邊

桓伊詣王遵遵謂左右曰門何為通桓氏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况諸桓乎。

畧不識字

人謂邢子才孽子大德大道略不識字。

却老先生

王僧虔晚年惡白髮。一日對客。左右進銅鑷。僧虔曰。却老先生至矣。庶幾乎。

長柄葫蘆

二陸初入洛。詣劉道真。初無他言。惟問東吳有長柄葫蘆。卿得種來不。陸殊失望。

八百錢寫

南陽太守張忠曰。吾年往志盡。譬如八百錢寫生死同價。

醜婦效顰

劉季和性愛香。常如廁。還輒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席三日香。坦曰。醜婦效顰。見者必走。公欲某遁去。耶季和大笑。

不櫛進士

關圖有妹能文。每語人曰。有一進士。所恨不櫛耳。

石發

魏時諸王及貴臣。多服石葯。皆稱石發。乃有執者。亦至服石發熱時。人多嫌其詐。作富貴體。有一人于市門前臥。宛轉稱執。眾怪問之。答曰。我石發。眾曰。君何時服石。曰。我昨日米中有石。食之。今發。眾人大笑。

堯典

有人將虞永興手寫尚書典錢李尚書選曰經書那可典其人曰前已是堯典舜典  
噴嚏

元宗與諸王會食寧王對御坐歛一口飯直及龍顏上曰寧哥何故錯噉幡綽曰此  
非錯噉是噴嚏

### 狂勝癡

吳興沈昭略性狂嘗醉遇瑯琊王約張目視之曰汝何肥而癡約曰汝何瘦而狂昭  
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

### 驢寧勝馬

晉諸葛恢與丞相王導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以不言葛玉而言王葛答曰譬言如言  
驢馬驢寧勝馬也

### 故是一鳳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艾艾為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 山驢王

梁祖曰趙崇是輕薄圓頭於鄂州坐上佯不識駱駝呼為山驢王

### 漸至佳境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境。

我曬書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

破蝨

破蝨者。因官妓惡蝨。坐客爭記虱事。戲之。因纂成錄。

所出同

孫權使太子嘲恪曰。諸葛元遜食馬矢一石。恪答曰。臣得戲君子。得戲父。乞令太子食雞卵三百枚。上問恪曰。人令君食馬矢。君令人食雞卵。何也。恪答曰。所出同耳。

牛羊下來

侯白好俳謔。一日楊素與牛宏退朝。白語之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為牛羊下來耶。

煮箒

漢人適吳。吳人食箒。問何物。曰。竹也。歸煮其箒。不熟。曰。吳人欺我哉。

食鹽醋

盧相邁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堪。邁笑曰。足下終日食鹽醋。復又何堪。

阿婆舞

鄭儻出妓以宴趙紳而舞者年已長令人孫子多猷口號云相公經文復經武常侍好今兼好古昔日曾聞阿武歌今日親見阿婆舞

叔墓賊

廖凝覽裴說經杜工部墓詩曰擬鑿孤墳破重教大雅生笑曰裴說叔墓賊耳

奉佛

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

似舅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說

義山雜纂

唐 李商隱著

必不來

醉客逃席

客作偷物去

追王侯家人

把棒呼狗

窮措大喚妓女

不相稱

窮波斯

病醫人

不解飲弟子

瘦人相撲

肥大新婦

先生不識字

屠家念經

社長乘涼轎

老翁入娼家

羞不出

新婦失禮

尼姑懷孕

相撲人面腫

富人乍貧

處子犯物議

重孝醉酒

怕人知

匿人子女

犯人愛寵

透稅

賊贓

不嫌

饑得粗食

徒行得劣馬

行久得坐次

渴飲冷漿

行急得小船

遇雨得小屋

遲滯

新婦見客

窮漢醜率

貧家嫁娶

謁致仕官

孕婦行步

不得

忍病飲酒

大暑赴會

掩意打兒女

流汗行禮

忍痛灼艾

為妻罵愛寵

冒暑迎謁

老乞休致

窮寺院待客

相似

京官似冬瓜暗長

鴉似措大饑寒則吟

印似嬰兒常隨身

縣官似虎動則害人

尼姑似鼠入深處

燕似尼姑有伴方行

婢似猫煖處便住

不如不解

措大解音則廢業

婦人解詩則犯物議

僧解飲則犯戒

劣奴解譏字則作過

子弟解燒煉則貧

士人解手藝則卑污

惡不久

夫婦爭小事

罵愛寵

大僚門客發怒

賊濫官打罵公人

姦汗僧尼罵行童



惱人

遇佳味脾家不和

終夜歡飲酒樽却空

方諧上官忽背癢

賭博方勝油盡難尋

淘井漢急屎尿

遣不去無賴窮親

失本體

不學發遣書題失子弟體

吊孝不哀失凶禮體

不收拾碗器家事口中不喃喃失老婢體

送客不出門失主人體

不關腰不持刀砧失厨子體

不點檢學生作課念書失先生體

不口打口罵失節級體

早晚不檢點門戶家私失家長體

僕子著鞋襪衣服寬長失僕子體

逃席後不傳語謝主人失賓客體

唱小喏行步遲緩失武官體

隔壁聞語

說所送物好還麼必是不佳

新娶婦却道是前緣必是醜

說太公八十遇文王必是不達

說食祿有地必是差遣不好

說隨家豐儉必是待客不成禮數

說屋子住得恰好必是小狹

咒罵祖先必是家計不成

富貴相

駿馬嘶

蠟燭淚

栗子皮

荔枝殼

落花飛

鶯燕語

讀書聲

遺下花鈿

高樓上吹笛

擣藥碾茶聲

謾人語

說風塵有情

說燒煉致富

說在官課績

說主上見知

說所入莊課

說愛寵年紀

窮縣說官清

自說勤苦讚

誇說器皿價例

酸寒

山縣移市

村縣喝道

村縣待賓

驛鳴村中

村漢呼雞

村漢著新衣

牛背吹笛

乞兒驅雞

散樂打單枝鼓

不快意

鈍刀切物

破帆使風

樹陰遮景致

築牆遮山

花時無酒

暑月背風排筵

惶愧

犯人忌諱

遇見雙豕

參謁失禮

醒後聞醉語

欠債不償逢主

殺風景

花間喝道

看花淚下

苔上鋪席

斫却垂楊

花下曬棍

游春重載

石筍繫馬

月下把火

妓筵說俗事

果園種菜

背山起樓

花架下養雞鴨

不忍聞

孤館猿啼

市井穢語

旅店秋砧聲

少婦哭夫

老人哭子

落第後喜鵲

乞兒夜號

居喪聞樂聲

纔及第便卒

虛度

花時多病

論時節褊迫

閹宦娶美婦

貧家節日

好家業不和

貧家好花樹

好景不吟

好廳館不作會

不可過

夏月肥漢

入舍妻惡

遭貪酷上官

惡俗同僚

大暑涉長途

對粗人久坐

舟中兩漏

茅屋下穢濕

守令好尋事

難容

僧道對風塵笑語

僕人學措大體段

罕幼傲尊長

僕妾掩言語

武人村夫學書語

意想

冬月著碧衣似寒。

夏月見紅似熱。

入神廟若見鬼。

腹大師尼似有孕。

重幙下似有人。

過屠家覺羶。

見水心中涼。

見梅齒軟。

惡模樣

作客與人相爭罵。

打毬墜馬。

對大僚食咽。

僧尼新還俗。

筵上亂叫喚。

攬奪人話柄。

著鞋臥入床。

未語先笑。

作客踏翻臺卓。

對丈人文母唱豔曲。

嚼殘魚肉置盤上。

橫着在羹碗上。

不達時宜

下賤人前談經史。

向娼婦吟詩。

認他高貴為親。

將主人酒食作人情。

殘食還主人。

將男女赴席。

誇男女伎倆。

獎男女嬌驕驕。

筵上包彈品味。

強學時樣妝束。

食後不起妨主人。

問主人魚肉價。

與寡婦認親往來。

喫他飲食不謙讓。

借他物令自來取。



入人房闖取人物者。得人恩不思報。向人花園採果。

窮漢說大話。家貧學富人。作客自呼賓。

暑月排筵久坐。

悶損人

請貴客不來。惡客不請自來。被醉人纏住不放。

物賤無錢買。出門逢債主。與讐家對坐。

大暑逢惡客。美妾妬妻。

癡頑

有錢不還債。知過不能改。見他言語強。

見人文字強評騰。自不知過強恠人。把酒犯令不受罰。

家貧強作富貴相。

愚昧

背舌說人過。好說人家密事。棄家耽酒。

圖他酒食作證人。三頭二面趨奉人。說六親過惡與外人。

父母在索要分析。會娶不識尊長位次。有憾於人望人怨。

有惠於人望人報

時人漸顛狂

無故讐妬他人

酒後呼鬼神

孝子說歌令

重孝聞雞走馬

讐記恩門

長大漢放風箏

養閒漢出入

婦女出街坊罵詈

賣田了吉凶

將田宅與人作保

非禮

呼兒孫表德

母在呼舅作渭陽

對父母呼妻弟

聽妻話恠尊長

祭亡人却動樂

徑入他人房闖

枉屈

好父母無好子

好兒無好婦

好女無好婿

有錢不會使

好衣不會着

好廳館不灑掃

有足昂不裝着

好顏色不解足配

好妾驅使重難事

惜錢有病不醫

男女長成不教

家藏書不解讀

明月夜早睡

有好花不吟詩酌酒

近好山水不遊玩

有美味慳藏其肉。清要官自犯贓罪。有美質懶惰廢業。

權在手不作好事。年少時好閑不習事。

不祥

臥喫食。無事嗟嘆。臥床上唱曲。露頂喫食。露頂寫字。

牽父母作咒誓。槌胸罵人。薦上坐。對日月大小便散髮。

未食碗中先插匙箸。

須貪

家有懶婦。早臥晚起。養子不及父。作債追陪。倉庫不點檢。

莊園不收拾。拋撒飲食。愛賭博飲酒。漫藏無用物。狼籍米穀。

棄業逐樂。家事不愛惜。多蓄愛寵。好遷移不止。好結納權貴。

慳不中禮。物貴爭買。物賤反不買。多作淫巧。遮蓋家人作非為事。

必富

勤求儉用。見藝廣學。常點檢家事。不迷酒色。不欠債負。

奴婢解耕織。夜眠早起。家養六畜。耕作不失時。及時收藏。

子弟一心。主母不懶。諸婦和諧。不嫌粗疎。財物有簿籍。

積少成多。買賣不昧。物料不作踐。

有智能

立性有守。密事機藏。結交有智人。臨事覺悟。酒後不多語。

避他人忌諱。博古知今。不習賤劣事。不妄自稱能。尊敬有德。

不親近小人。不忘信誓。入門問諱。入境問風俗。夜間常醒睡。

有疑問人。不共愚人爭是非。

教子

習祖業。立言不回。知禮義廉恥。精修六藝。談對明敏。

進退威儀。忠良恭儉。孝敬慈惠。博學廣覽。交遊賢者。

不事嬉遊。有守。遇事有知識。

教女

習女工。議論酒食。溫良恭儉。修飾容儀。學書學算。

小心軟語。閨房貞潔。不唱詞曲。聞事不傳。善事尊長。

失去就

卸起帽共人言語。罵他人家奴婢。鑽壁窺人家。



不敲門直入人家。

席面上不慎涕唾。

主人未請先上廳坐。

開人家盤盃書啟。

主人未揖食先舉箸。

眾食未了先卸箸。

探手隔坐取物。

強會

見他文籍強披覽。

見他鞍馬逞乘騎。

見他弓矢強彈射。

見他物件強評價色。

見他文字強彈駁。

見他人家事強處置。

見他鬪打強助拳。

見他評論強斷是非。

無見識

不說事因先罵人。

不問道理隨人做事。

俗人學僧家道場。

遇事不分別是非。

縱兒子學樂藝。

縱兒子籠養。

男兒學女工。

要小下便宜。

不得飲酒至醉。

不得獨入寡婦人家。

不得黑暗獨行。

不得與無賴子往還。

不得戲取物不言。

不得開人私書。

不得借人物用經旬不還。



龍城錄

唐 柳宗元撰

吳嶠精明天文

吳嶠雲溪人也。年十三作道士。時煬帝元年。過鄴中。告其令曰。中星不守。太微主君有嫌。而旺氣流萃於秦地。子知之乎。令不之信。至神堯即位。方知不誣。嶠精明天文。即表天罡之師也。

魏徵嗜醋片

魏左相忠言讜論。贊襄萬機。誠社稷臣。有日退朝。太宗笑謂侍臣曰。此羊鼻公不知遺何好。而能動其情。侍臣曰。魏徵好嗜醋片。每食之欣然稱快。此見其真態也。明旦召賜食。有醋片三杯。公見之欣喜翼然。食未竟而片已盡。太宗笑曰。卿謂無所好。今朕見之矣。公拜謝曰。君無為故無所好。臣執作從事。獨辟此收斂物。太宗默而感之。公退。太宗仰睨而三嘆之。

上帝追攝王遠知易總

上元中。台州一道士王遠知。善易於觀感間。曲盡微妙。善知人生死禍福。作易總十五卷。世秘其本。一日因曝書。雷雨忽至。陰雲騰沓。直入臥內。雷殷殿然。赤電繞至。暝

霧中一老人下。身所衣服。但認青翠。莫識其制作也。遠知焚香再拜伏地。若有所待。老人叱起怒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遠知。方惶懼據地起。旁有六人青衣已捧書立矣。老人責曰。上方禁文。自有飛天保衛。玉笈金科。秘藏元都。汝是何者。輒混藏緗帙。據其所得。實以告我。遠知戰悸對曰。青邱元老。以臣不逮。故傳授焉。老人頤頷頊曰。上帝救下。汝仙品。以及於授度。期展二十四年。二紀數也。遠知拜命次。旋風颺起。折帷裂幙。時已二鼓。明月在東。星斗燦然。俱無影響。所取將書。乃易總耳。遠知志頗自失。後閉戶不出。經歲不食。人因窺闥中。但聞勸酌交歡。竟不知為誰也。光定中。召至京。王清觀安泊聞。或逃去。如此者數次。天后封金紫光祿大夫。但笑而不謝。一日告殂。遺言屍赴東流湍水中。天后不允其語。敕葬開明原上。後長壽中。台州有人過海。阻風飄蕩。船欲折。妄行不知所止。忽見畫船一葉。渺自天末來。驚視之。乃遠知也。漸相近。台人拜而呼之。遠知曰。君涉險。何至於此。告台人。此洋海之東十萬里也。台人問歸計。奈何。遠知曰。借子迅風。正西一夕。可到登州。為傳語天壇觀張光道士。台人既辭去。舟回如飛。但覺風習習而過。明日至登州。方知遠知死久矣。訪天壇道士。其徒云。死兩日矣。方驗二人皆仙去。

武居常有身後名



武居常。天后高祖也。少時遊洛下。人呼為猴頰郎。以居常頤下有鬚。若猿頰也。其上  
有四廡。一日伊水上。遇一丐者。曰。郎君當有身後名。而骨法當刑。然有女當八十年  
後起家暴貴。彝亦浸微。居常不信。後卒如言。句者豈非異人乎。

### 房元齡為相無嗣

房元齡來買卜。成都日者笑而掩象曰。公知名當世。為時賢相。奈無嗣。相紹何。公怒。  
時遺直已三歲在側。日者顧指曰。此兒此兒。絕房氏者此也。公大悵。而還。後皆信然  
也。

### 韓仲卿夢曹子建求序

韓仲卿一日夢一烏。幘少年。風姿磊落。神仙人也。拜求仲卿言。某有文集。在建鄴李  
氏。公當名出一時。肯為我討是文。而序之。俾我亦陰報耳。仲卿諾之。去。復回曰。我曹  
植子建也。仲卿既寤。檢鄴中書。得子建集。分為十卷。異而序之。即仲卿作也。

### 趙師雄醉憩梅花下

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間。因甜僕車於松林間。酒肆傍舍。  
見一女人。淡粧素服。出迓師雄。時已昏黑。殘雪未消。月色微明。師雄喜之。與之語。但  
覺芳香襲人。語言極清麗。因與之扣酒家門。得數杯。相與共飲。少頃。有一綠衣童子。

來笑歌戲舞亦自可觀師雄醉寐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東方已白師雄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

李太白得仙

退之嘗言李太白得仙去元和初有人自北海來見太白與一道士在高山上笑語久之頂道士於碧霧中跨赤虬而去太白聳身健步追及共乘之而東去此亦可駭也

韓退之夢吞丹篆

退之嘗說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令強吞之傍一人撫掌而笑覺後亦似胸中如物噓經數日方無恙記其上一兩字筆勢非人間書也後識孟郊似與之目熟思之乃夢中傍笑者信乎相契如此

寧王畫馬化去

寧王善畫馬開元興慶池南華萼樓下壁上有六馬滾塵圖內明皇最眷愛玉面花驄謂無纖悉不備風鬣霧鬣信偉如也後壁唯有五馬其一者失去信知神妙將變化俱也

含元殿丹石隱語

開元末含元殿火去基下出丹石上有隱語不可知云天漢二年赤光生粟木下有子傷心遇酷此亦不能辨也

### 景州龍見三頭

開元四年景州水中見一龍三頭時虜中大水後一日有風自龍見處西南來飛握板木半晝暝

### 神堯皇帝破龍門城

神堯皇帝拜河東節度使九月領大使擊龍門賊母端兒夜過韓津口時明月方出白霧初澄於小橋下有二人語言明日毋大郎死我輩勤亦不少矣神堯停馬問二人再拜起泣曰某二人漢兵也昨奉東獄命獄神管押七十人付龍門助將軍討賊某二人尸骨在此因少憇於此亦自感傷兼欲先知於將軍耳神堯訝其言深切詢其姓氏但笑謝言將軍貴人也某僕卒之賤分不當逾言訖蒼惶辭去言大隊至矣倏忽不見頃疾風如矢風塵蔽天而過神堯默喜之明日破賊發七十二矢皆中而復得其矢信知聖王所向至靈亦先為佐佑焉

### 明皇夢遊廣寒宮

開元六年上皇與申天師道士馮都客八月望日夜因天師作術三人同在雲上遊

月中過一大門。在玉光中飛浮宮殿。往來無定。寒氣逼人。露濡衣袖。皆濕。頃見一大宮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其守門兵衛甚嚴。白刃粲然。望之如凝雪。時三人皆止其下。不得入。天師引上皇起。躍身如在烟霧中。下視王城崔魏。但聞清香霏鬱。視下若萬里琉璃之田。其間見有仙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若遊戲。少焉步向前。覺翠色冷光。相射目眩。極寒不可進。下見有秦娥十餘人。皆皓衣。乘白鸞。往來舞笑於廣陵大桂樹之下。又聽樂音嘈雜。亦甚清麗。上皇素解音律。孰覽而意已傳。頃天師亟欲歸。三人下若旋風。忽悟若醉中夢迴耳。次夜上皇欲再求往。天師但笑謝而不允。上皇因想秦娥風中飛舞袖被編律成音。製霓裳羽衣舞曲。自古洎今。清麗無復加於是矣。

任中宣夢水神持鏡

長安任中宣家。素蓄寶鏡。謂之飛鏡。識者謂是三代物。後有人字僅。可曉。然近籀篆云。水銀陰精。百鍊成鏡。詢所得云。商山樵者。石下得之。後中宣南驚洞庭。風浪洶然。因泊舟夢一道士。赤衣乘龍。詣中宣言。此鏡乃水府至寶。出世有期。今當歸我矣。中宣因問姓氏。但笑而不答。持鏡而去。夢迴亟視篋中。已失所在。

夜坐談鬼而怪至



君誨嘗夜坐。與退之余三人。談鬼神變化。時風雪寒甚。牕外點點。火明若流螢。須臾千萬點。不可數度。頃入室中。或為圓鏡。飛度往來。乍離乍合。變為大聲去。而三人中。雖退之剛直。亦為之動顏。君誨與余。但匍匐掩目前席而已。信乎俗諺曰。白日無談人。談人則害生。昏夜無談鬼。談鬼則怪至。亦知言也。余三人後皆不利。

裴武公夜得鬼詩而化為燼

開元末。裴武公軍。夜宿武休帳前。見一介冑者。擲一紙書而去。武公取視。乃四韻詩云。屢策羸驂。歷亂岫叢。鼠映日晝。如曛長橋。駕險浮天漢。危棧通岐。觸岫雲却。念淮陰還得計。又嗟忠武不堪聞。廢興盡係前生數。休銜英雄勇冠軍。武公得詩大不悅。紙隨手落為燼。信知鬼物所製也。出師大不利。武公射中臆下。病月餘薨。

房元齡有大譽

房元齡幼穉曰。王通說其文。謂此細眼奴。非立忠志。則為亂賊。輔帝者。則為儒師。綽有大譽矣。

閣立本有丹青之譽

閣立本畫宣王吉日圖。太宗文皇帝尚為題中。諸公皆議論東都從幸。上出示圖於諸臣。稱為越絕前世。已而忽藏於衣袖。笑謝而退。自是立本有丹青之譽。

王宏善為八體書

王宏濟南人。太宗幼日同學。因問為八體書。太宗既即極。因訪宏。而鄉人竟傳隱去。是亦子陵之徒歟。

張昶著龍山史記注

沈休文有龍山史記注。即張昶著。昶後漢末大儒。而世亦不稱譽。余少時江南李育之來訪。余求進此文。後為火所焚。更不復得。豈斯文天欲秘者耶。

龍城無妖邪之怪

柳州舊有鬼名五通。余始到不之信。一日因發篋易衣。盡為灰燼。余乃為文醮於帝。帝懇我心。遂爾龍城絕妖邪之怪。而庶士亦得以寧也。

王漸作孝經義

國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成五十卷。事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鬪訟。漸即詣門。高聲誦義一卷。反為漸謝。後有病者。即請漸來誦書。尋亦得愈。其名諱然。余時過汴州。適會路逢一老人。亦談此事。頗亦敬其誠也。

晉哀帝著書深闡至理

晉哀帝著丹青符經五卷。丹臺錄三卷。青符子。即神叩先生也。深闡至理。而近世有

胡宗道海上方士得其術。

老人講明種藝之言

余南遷度高鄉道逢老叟師年少於路次講明種藝其言深耕概種時耘時耜却牛馬之踐履去螟螣之戕害勤以朝夕滋之糞土而有秋之利蓋富有年矣若夫堯湯之水旱霜霰之不時則在夫天也余感此言將書諸紳贊於治民理生者無所施而不可而又至言也

李明叔精明古器

建康李生名照字明叔真可人書生好古博雅者一日就京師謁余裹飯從游於湊渭之間此人宦意畏巧而淡然蔽於古器凡自戰國洎於蕭梁之間譜所載者十得五六而皆精製奇巧後世莫逮然生頗為文思溢設移勤求古器心在於文思間亦足以超偉於當代也

賈夔著書仙去

賈夔河陽人字師道與余先人同室讀書為人謹順少調官河南尉才吏也年五十七歲棄家隱伊陽小水鄉和樂村鳴皋山中著書二十卷號鳴皋子邇年不知其所終山中人竟言仙去然詭幻莫之信也有子鍊字子美亦有才然不逮於父風

開元藏書七萬卷

有唐惟開元最備文籍。集賢院所藏。至七萬卷。當時之學士。蓋為楮無量。裴煜之鄭譚馬懷素張說。佚行水陸堅。康子元輩。凡四十七人。分司典籍。靡有闕文。西賊遠興。兵火交紊。兩都灰燼。無存惜哉。

明皇識射覆之術

上皇始平禍亂。在宮所與道士馮存澄。因射覆得卦。曰合因。又得卦曰斬關。又得卦曰鑄印乘軒。存澄啓謝曰。昔此卦三靈為最善。黃帝勝炎帝而筮得之。所謂合因斬關。鑄印乘軒。始當果斷。終得嗣天。上皇掩其口曰。止矣。默識之矣。後即位。應其術焉。

明皇夢姚宋當為相

上皇初登極。夢二龍一符自紅霧中來。上大隸姚崇宋璟四字。扞之兩大樹上。宛延而去。夢迴。上召申王圓兆。王進曰。兩木相也。二人名為天遣龍致於樹。即知崇璟當為輔相兆矣。

太宗沉書於滹池

太宗文皇帝。平王世充。於圖籍有交關語言。構怨連結。文書數百事。太宗命杜如晦掌之。如晦復稟。上當如何。太宗曰。付諸曹吏行。頃聞於外。有大臣將自盡者。上乃復



取文書背裏一物。擬石重。上親裏百重。命中使沉滄沱中。更不復有。此與光武焚交  
謗數千章者何異。

尹知章夢持巨鑿破其腹

尹知章字文叔。絳州翼城人。少時性情。夢一赤衣人持巨鑿破其腹。若內草茹於心  
中。痛甚。驚寤。自後聰敏。為流輩所尊。開元中。張說表諸朝上。召見延英。上問曹植幽  
思賦。何為達取景物為句。意旨安在。知章對以植所謂賦。作不徒然。若倚高臺之曲  
岨。望且重也。處幽僻之閑深。位至卑也。望翔雲之悠悠。嗟朝露而夕陰。以為物無上  
定之意。而上多改易也。顧秋華之零落。歲將暮也。感歲暮而傷心。年將易也。觀躍魚  
於南沼。使智者居於明。非得志也。聆鳴鶴於北林。怨且和也。搦素筆而慷慨。守文而  
感也。揚太雅之哀吟。憫其時也。仰清風以嘆息。思濯煩也。寄予思於悲切。志在古也。  
信有心而在遠。措者大也。重登高以臨川。及上下也。何余心之煩錯。寧翰墨之能傳。  
意不盡也。此幽思所以賦也。上敬異之。權禮部侍郎。集賢院正字。

高皇帝宴賞牡丹

高皇帝御群臣。賦宴賞雙頭牡丹詩。惟上官昭容一聯。為絕麗。所謂勢如連壁友。心  
若真蘭人者。使夫婉兒稍知義訓。亦足為賢婦人。而稱量天下。何足道哉。此禍成所

以無赦於死也。有文集一百卷行於世。

魏證善治酒

魏左相能治酒。有名曰醪。醪。常以大金甕內貯。盛十年飲不歇。其味即世所未有。太宗文皇帝嘗有詩賜公。稱醪醪勝蘭生。翠濤過玉薤。十日醉不醒。十年味不敗。蘭生即漢武百味旨酒也。玉薤場帝酒名。公此酒本學釀於西胡人。豈非得大宛之法。司馬遷所謂富人藏萬石葡萄酒。數十歲不敗者乎。

裴令公訓子

裴令公常訓其子。凡吾輩但可文種無絕。然其間有成功能致身為萬乘之相。則天也。

華陽洞小兒化為龍

茅山隱士吳綽。素擅潔譽。神鳳初。因採藥於華陽洞口。見一小兒。手把大珠三顆。其色瑩然。戲於松下。綽見之。因前詢誰氏子。兒弄忙入洞中。綽恐為虎所害。遂連呼相從。入欲救之。行不三十步。見兒化作龍形。一手握三珠。填左耳中。綽素剛膽。以葯斧斫之。落左耳。而三珠已失所在。龍亦不見。出不十餘步。洞門閉矣。綽後上皇封素養先生。此語賈宣伯說。

賈宣伯有治三蟲之藥

賈宣伯有神藥能治三蟲。止齋黃柏木。以熱酒沃之。別無他味。一日過松江得巨魚。置於水罾中。因投水刀圭藥。魚引吸中即死。取視則見八足。若爪利焉。後吳江有怪。土人謂蛟為害。宣伯以數刀圭投潭中。明旦老蛟死。浮於水。而水蟲莫知數。皆為藥死。山人此藥。云本受之於閩兒山王天師。乃仙方耶。而涉海者亦或需焉。故書之。

李林甫以毒虐弄正權

惠州一娼女。震厄死於市衢。脇下有朱字。李林甫以毒虐弄正權。帝命列仙舉三震之。疑此女子。偃月公後身耶。譎而可懼。元和元年六月也。

張復條山集論世外事

張復澧川人。飽書帙。作條山集三十卷。論世外事。此人兼得神鬼趣。隱不仕。有文集于世。

羅池石刻

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畫。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坵。制九醜。余得之不詳其理。特欲隱予於斯歟。

劉仲卿隱金華洞

賈宣伯愛金華山。即今雙谿別界。其北有仙洞。俗呼為劉先生隱息處。其內有三十六室。廣三十六里。石刻上以松竹照之。云劉嚴字仲卿。漢室射聲校尉。當恭顯之際。極諫被貶於東甌。隱迹於此。莫知所終。即道士蕭至玄所記也。山口人時得玉篆牌。俗傳劉仲卿每至中元日。來降洞中。州人祈福。尋谿口邊得此者。當巨富。此亦未必為然。然仲卿亦梅子真之徒歟。

### 趙昱斬蛟

趙昱字仲明。與兄冕俱隱青城山。從事道士李珪。隋末煬帝知其賢。徵召不起。督讓益州太守臧賸。強起昱至京師。煬帝縻以上爵。不就。獨乞為蜀太守。帝從之。拜嘉州太守。時健為潭中有老蛟。為害日久。截沒舟船。蜀江人患之。昱蒞政五月。有小吏告昱。會使人往青城山置葯。渡江溺死者。沒舟航七百艘。昱大怒。率甲士千人。及州屬男一萬人。夾江岸鼓噪。聲振天地。昱乃持刀沒水。頃江水盡赤。石岩半崩。吼聲如雷。昱左手執蛟首。右手持刀。奮波而出。州人頂戴。事為神明。隋末大亂。潛以隱去。不知所終。時嘉陵漲溢。水勢洶然。蜀人思昱。頃之見昱青霧中騎白馬。從數獵者。見於波面。揚鞭而過。州人爭呼之。太祖文皇帝賜封神勇大將軍。廟食灌江口。歲時民疾病。禱之無不應。上皇幸蜀。加封赤城王。又封顯應侯。昱斬蛟時。年二十六。珪傳仙去。亦



封佑應保慈先生

宋單父種牡丹

洛人宋單父字仲儒善吟詩亦能種藝術凡牡丹變易千種紅白鬪色人亦不能知其術上皇召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各不同賜金千餘兩。內人皆呼為花師亦幻世之絕藝也。